廿二史劄記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八

陽湖 趙翼 雲崧

遼金之祖皆能先知

史記稱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蓋開天立極之君天亶聰明自有不可思議者即後世草昧開創之主亦必有異稟與神爲謀如北齊文宣帝雖深酗顛昏而讖語詁言輒預知來事已屬神奇（見北齊文宣預知條內）至如遼太祖金世祖二君紀傳所載尤可徵也遼本紀太祖生三月能行晬而能言知未然事自謂左右若有神人翼衛時伯父當國有疑輒咨之既即位征討無不如意遂成帝業天贊三年忽下詔云自我國之經營爲羣方之父母升

降有期去來在我三年之後歲在丙戌時值初秋必有歸處然未終兩事豈負親誠日月非遙戒嚴是速詔下聞者皆驚懼莫識其意是年大舉征托歡舊作脫歡党項準布舊作阻卜等部明年盡取西南諸國乃詔曰所謂兩事者一事已畢惟渤海世讐未雪乃又大舉兵親征天顯元年拔扶餘城攻輝罕舊作忽汗降其王大諲譔以其地爲東丹國封皇太子爲人皇王以主之此又畢一事也是年秋太祖崩所謂丙戌秋必有歸處者至是亦驗云又金世紀世祖嘗能以夢占候戰陣之勝負如與博諾舊作盃秀戰世祖曰予嘗有異夢今不可親戰若左軍有力戰者則大功成矣今日其弟頗拉淑舊作頗刺淑力戰果大勝及疾作妻納喇氏

舊作挈懶氏哭不止世祖曰汝勿哭汝惟後我一年耳頗拉淑請後事曰汝惟後我二年耳頗拉淑出謂人曰吾兄主此亦不與我好言及明年納喇氏卒又明年頗拉淑卒臨卒時嘆曰我兄真多智哉初寢疾時子阿固達以事如遼世祖戒之曰汝速了此事五月未半而歸則我猶及見汝也阿固達果前歿一日至世祖喜甚抱而撫之謂弟穆宗英格曰烏雅舒舊名烏雅束柔善惟此子足了契丹事後果滅遼稱帝云又世祖討烏春歸紇石函部長阿海迎謁世祖謂之曰烏春背恩叛我我故誅之吾大數亦將終我死汝等當竭力輔我子弟若亂心一生則滅亡如烏春矣後其子阿疎果叛而致亡滅是二君者豈非

所謂夙慧性成鬼神相契有不可以常理論者耶

金制追謚帝后之濫

有天下者追尊其祖唐宋舊制皆四代惟後魏追尊至二十八代最爲褻濫金之追謚亦無限制金之先本甚微始祖函普始居完顏部第四世綏赫（舊名綏可）始定居阿勒喀水（傳作安出虎水）有室廬之制第五世舒嚕（舊名石魯）始官特哩袞（舊作惕隱）第六世烏古鼐（舊名烏古乃）始爲女直節度使（皆遼所授遼以縣令爲刺史刺史爲節度使故節度與唐同名而稍異）第七世和哩布（舊名劾里鉢）及弟頗拉淑弟英格（舊名盈歌）英格又傳和哩布長子烏雅舒皆相繼襲節度使至烏雅舒傳其弟阿固達始建號稱帝蓋至是已八世十二君矣乃天會十五年熙宗一一追尊謚函普曰始祖景元

皇帝妣曰明懿皇后始祖子烏嚕曰德帝妣曰思皇后德帝子巴哈喜嚕曰安帝妣曰節皇后安帝子綏赫曰獻祖妣曰恭靖皇后獻祖子舒嚕曰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昭祖子烏古鼐曰景祖妣曰昭肅皇后景祖子和哩布曰世祖妣曰翼簡皇后世祖弟頗拉淑曰肅宗妣曰靖宣皇后肅宗弟英格曰穆宗妣曰貞惠皇后穆宗從子烏雅舒曰康宗妣曰敬僖皇后凡此皆及身未爲帝者而追謚尊稱至十一君可謂濫矣熙宗又定始祖景祖太祖太宗四廟皆百世不祧事俱見本紀

按松漠紀聞金九代祖名堪布號始祖八代祖名額嚕七代祖名雅哈六代祖名蘇赫五代祖名舒嚕高

祖太師名呼爾曾祖名哈里曾叔祖太師名富勒敏曾季祖太師名措格伯祖太祖名烏嚕斯諸名皆與金史不同蓋當時國語本無漢字惟以音相傳故也

金初父子兄弟同志

金初風氣淳實祖父一言子孫終身奉之弗敢違女直俗生子長即異居景祖九子元配唐古氏（舊作唐括氏）生和卓（舊名劾者）次和哩布次鳴順（舊作劾孫）次頗拉淑次英格及當異居景祖曰和卓柔和可治家事和哩布有智勇何事不成鳴順亦柔善人耳乃命和卓與和哩布同居鳴順與頗拉淑同居其後景祖卒世祖和哩布繼之世祖卒肅宗頗拉淑繼之肅宗卒穆宗英格繼之兄弟間自相傳襲毫

無爭端薩哈傳所謂景祖既有成命故世祖越和卓襲節度使和卓無異言世祖越鶴順而傳肅宗鶴順亦無異言皆景祖志也世祖臨歿呼穆宗謂曰長子烏雅舒柔善若辦契丹事阿固達能之穆宗後遂以位傳烏雅舒以及於太祖兄弟間行之自如無所勉强太祖既有天下又以位傳其弟烏奇邁是爲太宗及太宗本無立熙宗意（名亶太祖長子宗峻之子）宗翰等以熙宗乃太祖嫡孫當立與宗幹希尹等定議入奏太宗以義不可奪亦遂授熙宗爲安班貝勒（舊作諳班勃極烈金最尊官也諸帝皆由此繼大統）而繼體焉可見開國之初家庭間同心協力皆以大門戶啓土宇爲念絕無自私自利之心此其所以奮起一方遂有天下也熙宗即

位亦敬禮諸叔未幾宗磐宗雋撻蘭舊名撻懶等相繼以謀反誅帝亦酗酒以疑忌殺其弟常勝札拉舊名亶海陵又手弑帝而奪其位遂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宗翰宗弼子孫三十餘人令音舊作迪子孫百餘人諸內族又五十餘人草薙株連幾無噍類其去世祖肅宗之世曾未三四十年而骨肉變爲仇讐蕭墻之內橫屍喋血祖宗淳篤之風一旦澌滅而國脉亦幾斬絕幸世宗登極以太祖子孫無幾曲爲保全從弟京謀逆當誅猶貸其死臨御三十年絕少誅夷宗族之事章宗時又以鄭王永蹈鎬王永中之亂遂疑忌宗室凡親王皆置之傳及府尉官名爲其屬實以監之馴至宣哀之世鎬厲王子孫禁錮已四

十餘年衛紹王子孫亦禁錮二十餘年至大中始釋而國已亡矣自古家門之興未有不由於父子兄弟同心協力以大其基業及其衰也私心小見疑妬攘奪恩誼絕而門祚亦隨之家國一理應若鼓桴此可爲炯鑒也

按晉書載記禿髮利鹿孤臨死謂羣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遂傳其弟利鹿孤利鹿孤將死亦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令傳檀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傳檀有才略其父嘗謂諸子曰非汝等所及也是以諸兄不授子而欲傳於傳檀云此可見小部落之興亦由於家庭之和壹非偶然者

金代文物遠勝遼元

金初未有文字而開國以後典章誥命皆彬彬可觀文藝傳序云金用武得國無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列於唐宋之間有非遼所及者以文不以武也蓋自太祖起兵即謂詔令宜選善屬文者為之令所在訪求博學雄文之士敦遣赴闕本紀又以女直無字令希尹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形合本國語製女直字頒行之希尹傳是太祖已留心於文事及破遼獲契丹漢人通漢語於是諸王子皆學之勗少時即好學問國人呼為秀才能以契丹字為詩文凡遊宴輒作詩以見意勗傳宗翰能以兩月盡通契丹大小字宗翰傳宗雄從獵為流矢所傷養疾兩月習契丹大小字通之宗雄傳按勗為都統宗翰宗雄為元帥

時尚未滅遼而已好學如是蓋王氣所鍾生皆異稟故文藝之末不學以能熙宗謁孔子廟追悔少年游佚自是讀尚書論語五代史及遼史或夜以繼日海陵嘗使畫工密圖杭州湖山親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峰之句（皆本紀）其中秋待月賦鵲橋仙詞尤奇橫可喜（見桯史）又嘗令鄭子聃楊伯仁張汝霖等與進士雜試親閱卷子聃第一（子聃傳）是并能較文藝之工拙計熙宗登極時年僅二十餘海陵當宗弼行省時已在其軍前則其習爲詩文尚在用兵開國時也（遼王宗幹延張用直教子海陵與其兄充皆從之學事在天眷之前）世宗嘗自撰本曲道祖宗創業之艱難幸上京時爲宗室父老歌之其在燕京亦嘗修賞牡丹故事晉王允猷賦詩和者

十五人顯宗在儲位尤好文學與諸儒講論乙夜忘倦今所傳賜右相石琚生日詩可略見一斑迨章宗以詩文著稱密國公璹以書畫傳世則濡染已深固無足異矣惟帝王宗親性皆與文事相浹是以朝野習尚遂成風會金源一代文物上掩遼而下軼元非偶然也

金一人二名

金未滅遼以前其名皆本其國語及入中原通漢文義遂又用漢字製名如太祖本名阿固達而又名旻也太宗本名烏奇邁而又名晟也熙宗本名哈喇（舊作合剌）而又名亶也海陵本名都古嚕訥（舊名迪古乃）而又名亮也世宗本名烏祿而又名雍也章宗本名瑪達格（舊名麻達葛）而又名璟也

宣宗本名烏達布(舊名吾睹補)而又名珣也哀宗本名寧嘉蘇(舊名寧甲速)而又名守緒也此帝王之二名也他如烏頁(舊名烏也)之名勗也舍音(舊名斜也)之名杲也薩哈(舊名撒改)之名思敬也尼堪(舊名粘沒喝又名粘罕)之名宗翰也斡里雅布之名宗望也額爾袞(舊名訛魯觀)之名宗峻也鄂爾多(舊名訛里朶)之名宗輔也斡布(舊名斡本)之名宗幹也烏珠(舊名兀朮)之名宗弼也摩羅歡(舊名謀良虎)之名宗雄也阿里布(舊名阿離補)之名宗敏也托卜嘉(舊名撻不也)之名宗亨也此皇族之一人二名也又如布薩忠義之本名烏者也赫舍哩志寧之本名撒曷輦也赫舍哩良弼之本名羅索也(舊名婁室)唐括安禮之本名斡魯古也伊喇慥(舊名移剌道)之本名移敵列也富察世傑之本名阿散也赫舍哩執中之本名呼

沙呼也（傳名胡沙虎）阿勒根彥忠之本名欲合山也此又庶姓之一人二名也蓋國語之名便於彼此相呼漢名則用之詔令章奏亦各有所當也其避諱之法則專避漢名而國語之名不避蓋國語本有音而無正字也章宗避睿宗（宗堯）諱凡太祖諸子以宗字排行者皆加山為崇氏開宗姓者悉改姬氏又謂孫即康曰宗改崇字其下尚有本字全體應將宗字依蘭亭帖寫作未字即康奏曰唐太宗世民偏傍之犯如葉字作萘泯字作泜正是如此乃擬熙宗廟諱亶字從面從旦世宗廟諱雍字從系自此不勝曲避矣

金記注官最得職

金本紀所載世宗嘉謨懿訓最詳較貞觀政要更多數倍推其故蓋當時記注官之得其職也大定中伊剌傑言每屏人奏事雖史官亦不得與聞無由紀錄世宗以問石琚琚曰古者天子置史官於左右言動必書所以儆人君有所畏也上曰朕觀貞觀政要太宗與臣下議論始議如何後竟如何此正史臣在側記而書之耳於是朝奏屏人議事者記注官獨不避自此始(本紀)黃久約爲諫官侍朝故事宰相奏事則近臣退避久約將趨出世宗止之自是諫臣不避以爲常(久約傳)則不惟記注官不避即諫臣亦不避矣載筆者在旁則天子惟恐失言而所言皆出於正記注官聽睹切近據實書之宜其所記

之詳且密也章宗時完顏守貞修起居注與同官張暐奏言唐中書門下入閤諫官隨之欲其與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郎起居舍人每帝視朝則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爲起居注今臣等迴避幷香閤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侍立則凡有聖訓及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上從之又補闕楊庭秀言乞令及第左右官一人應入史事者編次日歷上是其言仍令送著作局潤色付之（守貞及庭秀傳）故章宗本紀所載帝訓亦多皆記注官之得其職故也

大定中亂民獨多

金代九君世宗最賢大定七年大興府曾奏獄空賞錢

二百貫以為宴樂之費其政簡刑清可知也然二十餘年中謀反者偏多大定六年秦州民和卓舊名合住謀反伏誅九年契丹愛實剌舊名失剌等冀州張和等俱以謀反伏誅十一年歸德府民臧安兒謀反伏誅十二年北京曹貴等西北路納哈塔齊錫舊名納合七斤等鄜州民李方等同州民屈立等冀州民王瓊等俱以謀反伏誅十四年大名府僧李智究等謀反伏誅十八年獻州人殷小二謀反伏誅十九年密州民許通等濟南民劉溪忠等俱以謀反伏誅二十年布沙堪舊名蒲速越羣牧所羅和舊名羨謀反伏誅二十一年遼州民宋忠等亂言伏誅二十三年潞州民陳圓亂言伏誅大名府猛安人馬和尚謀反伏誅此皆載

於本紀者有道之世偏多亂民何也豈世宗綜覈吏治凡有姦宄有司俱不敢隱故奏讞獨多耶抑有司爭欲以發摘邀功遂以輕作重以見其勤於吏事耶

金考察官吏

金史循吏傳序云太宗既有中原分置守令熙宗始遣使廉察之按天眷二年命溫都思忠等廉問諸路得廉吏杜遵晦等百二十四人各進一階貪吏張軫等二十一人皆罷之（本紀）又命秉德廉察河東路太原尹圖克坦恭（傳名徒單恭）與九縣令皆能去惟楊邦基以廉爲河東第一召爲禮部郎中（邦基傳）又宗賢爲永定軍節度使秉德訪察至其地士民持盆水與鏡前拜曰我使君廉明類此秉

德器之遂超遷兩階德傳此皆熙宗時初設此制上下皆以吏治爲重故舉劾足以示勸懲也世宗即位凡數歲輒一遣使黜陟之故大定間官吏奉法如伊喇道循吏傳刺道出使廉能官景州刺史耶律補進一階單州刺史石抹所家奴等各進兩階貪汙官濬州防禦使蒲速越等免死杖一百五十除名同知雄州事烏古孫阿里補杖一百削四階移刺道傳役以廉問使者或以愛憎爲升降又欲立提刑司以伺察之未及行章宗即位乃置九路提刑司覈之宗[illegible]傳尋又以言者謂提刑司黜陟非便乃改設按察使其所舉劾又差官覈察之於是權削望輕官吏無所畏憚賈鉉奏差監察時即別遣官偕往更不覈察從之

乃詔監察御史分按諸路者女直人以漢人偕往漢人以女直人偕往此金代考覈官吏之大概也葢創設之始上下奉法甄別必公及其久則弊漸生如元季亦嘗遣使而情賄轉甚民間謠曰官吏黑漆皮燈籠奉使來時添一重(輟耕錄)此弊之所必有者也然吏治狃於故常之時或偶一行之遣公正大臣分路考察未嘗無補云

金推排物力之制

周官以歲時定民之衆寡辨物之多少入其數於小司徒三年則天下大比此本良法也金制亦分按民之貧富而籍之以應科差謂之推排物力亦謂之通檢大定四年梁肅奉使通檢東平大名兩路物力他使者多以苛

刻揜損爲能肅所檢獨稱平允朝廷勅諸路以肅爲法（肅傳）大定十四年又詔議推排法朝臣謂宜止驗現在産業富察通言必須通檢各穆昆（舊作謀克）人戸物力多寡則貧富自分貧富分則版籍自定如有緩急驗籍科差則富者不得隱貧者不重困矣（通傳）章宗將屢遣使與各路按察司官推排民戸物力大率每十年一次嘗諭推排使賈益謙曰如有新強及銷乏戸雖集衆推唱然銷乏者勿銷不盡如一戸元物力三百貫今蠲減二百五十貫或尚有不能者新強者勿添盡如一戸應添三百貫而只添二百貫之類卿等當盡心百姓應當賦役十年之間利害非細也（益謙傳）是朝廷於推排物力未嘗不意存輕

減然高汝礪謂云推排止憑一時小民之語以爲增減有司惟務速定不復推究其實由是豪强者扶同而幸免貧弱者抑屈而無訴難望物力均矣汝礪傳 張萬公亦言適足長告訐之風增猾吏之弊萬公傳 張宏信通檢山東專以多得物力爲功督責苛急宗室永元面斥之曰朝廷以差調不均立通檢法乃妄加農民田產笞擊有至死者市肆賈販貿易有盈虧田園屋宇利入有多寡故官子孫至與商賈同應上役豈立法本意哉永元傳 是通檢之法雖欲均徭役而實滋抑勒告訐賄詐之弊也

按金代推排之法與宋呂惠卿所創手實法正相似手實法使民各以田畝屋宅資貨畜產隨價自占凡

居錢五當息錢一隱匿者許告有實則以三分之一充賞於是民家尺椽寸土檢括無遺民不聊生鄧儼極論其害謂民間養生之具今欲盡令疏實則家有告訐之變人懷隱匿之慮且民之生計贏縮不時或春有之而夏已蕩析或秋貯之而冬已散亡公家簿書何由拘錄徒使嚚訟者趨賞報怨畏法者守死忍困而已故神宗於王呂所創新法不改而獨此手實之法特詔罷之以宋暫行即罷之秕政而金代數十年行之不變故雖以世宗之求治而無救於民病也

按宋史呂公綽傳言籍民産第賦役輕重至不敢多畜牛以致田疇蕪穢公綽特除之由是牛不入籍是仁宗時已有按産定役之法然宋制但以之定役而金制則令之出錢又自有別

明安穆昆散處中原 明安舊作猛安 穆昆舊作謀克

金初本俗管軍民者有穆昆百夫長也有明安千夫長也穆昆之副曰富勒琿 富勒琿舊作蒲里衍 正軍之奴僕曰阿里喜無事則課其所屬耕牧用兵則率之以出征及得中原後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處計戶授田使自耕種春秋給衣若遇出兵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皆有之築壘於村落間如山東路有把古魯明安中都路有胡土靄哈達明安山東西路有盆買必剌明安是也正隆初又起上京諸明安於中都等處安置 [illegible] 大定中又摘徙山東明安八穆昆於河北東路之

酬斡青狗兩明安舊地初入中原時所受田多散處州縣世宗不欲其與民雜處完顏思敬與圖克坦克寧議令明安穆昆之衆自爲保聚其土田與民田犬牙相入者互易之遂爲永制（敬傳）然諸明安穆昆恃其世襲多不法或請同流官考轉宗憲以爲太祖皇帝定天下誓封功臣世襲此職今不可改其有不職者當擇其子弟中賢者代之遂著爲令（憲傳）章宗時又詔明安穆昆既不隸提刑司宜令監察御史察其臧否按開國時移明安穆昆於中原給地使之屯種本欲贍其身家無事則耕有事則戰意至深也而諸軍戶不能屯種往往賃民代耕而收其租甚至伐桑棗以爲薪且私賣其田日益貧乏之

太祖時以三百戶爲一穆昆十穆昆爲一明安至宣宗時則三十人爲一穆昆五穆昆爲一明安哀宗時又二十五人爲一穆昆四穆昆爲一明安蓋末年益耗減矣

金元俱有漢人南人之名

金元取中原後俱有漢人南人之別金則以先取遼地人爲漢人繼取宋河南山東人爲南人元則以先取金地人爲漢人繼取南宋人爲南人金史完顏勗傳女直無文字及破遼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此以遼地爲漢人也賀揚庭傳世宗謂揚庭曰南人礦直敢爲漢人性姦臨事多避異時南人不習詩賦故中第者少近年河南山東人中第者多殆勝漢人此以河南山東人

爲南人也元史百官志序諸官職皆以蒙古人爲之長而漢人南人貳焉文宗詔各道廉訪司官用蒙古二人畏兀河西回回漢人南人各一人是漢人南人亦各分名目程鉅夫傳世祖命鉅夫爲御史中丞臺臣言鉅夫南人不宜用帝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自今省部臺院必參用南人按鉅夫由南宋人入附故稱南人此以南宋人爲南人也

宋金齊交割地界守土官隨地爲屬

宋金齊分畫地界前後不同守土官亦隨地爲所仕之朝如張孝純以宋臣降金金使之相劉豫豫廢仍爲金行臺丞相酈瓊李成孔彥舟徐文皆自宋降豫豫廢皆

仕金瓊爲博州防禦使成爲安武軍節度使彥舟爲鄭州防禦使文爲南京都虞候是也豫本金所冊立豫官即金官豫廢仍仕於金固無足怪至金以河南陝西地與宋後仍取之其時守土官吏並不遷改地在金則官屬金地入宋則官屬宋及再入金則官又屬金如鄭建充先爲金知延安軍事齊國建累遷刺史齊廢以地與宋爲宋鄜延路經略安撫使金再取陝西仍以爲經略安撫使知慶州張中孚仕宋知鎮戎軍以原州叛降於金爲涇原路安撫使齊國建即屬齊爲陝西諸路節度使金以陝西與宋又仕宋官開府儀同三司後金人來索又歸金爲行臺兵部尚書李上達爲金東平府司戶

齊國建爲豫吏部員外郎齊廢以地與宋上遂隨地入宋金再取河南上遂又入金爲同知大名尹如此類者不一而足一似邊外番部之類換朝而不換官㒑金以地歸宋時宋高宗本未易置官吏并慮新復州縣官吏廢不自安降詔開諭又命檢詳劉豫僞官換給告身未幾金又取齊地故其官亦隨地歸金也然亦可見是時仕宦之傳遞矣亦有宋所補放而隨地歸金者宋史柳約傳金人歸伎覊約出知蔡州既而金渝盟傳檄河南守臣皆以城降獨約遣使武昌得報而返是約之外多降金也

衍慶宮圖畫功臣

圖畫功臣漢有雲臺唐有凌煙閣宋有景靈宮顯謨閣昭勳崇德閣金世宗思國初創業之艱難亦嘗圖諸功臣於衍慶宮金史寶貫（舊名婁室）傳所載凡二十一人遼王舍音金源郡王薩哈遼王宗幹泰王宗翰宋王宗望梁王宗弼金源郡王希卜蘇（舊名習不失）金源郡王斡魯金源郡王希尹金源郡王羅索（舊名婁室）楚王宗雄魯王棣摩（舊名闍母）金源郡王尼楚赫（舊名銀朮可）隋國公鄂爾哈瑪爾（舊名阿离合懣）金源郡王完顏忠豫國公晉嘉努（舊名蒲家奴）金源郡王薩爾罕（舊名撒离喝）兗國公劉彥宗特進烏楞古（舊名斡魯古）齊國公韓企先幷特進賓實皆功臣最著者也阿里布（舊名阿离補）傳又載代國公罕都（舊名歡都）金源郡王寶圖美（舊名石土門）徐國公琿楚（舊名渾黜）鄭國公們圖

琿舊名謾都可　濮國公賓古訥舊名石古乃　濟國公芬徹舊名婁室　韓國公錫默阿里舊名斜卯阿里　元帥左監軍巴爾斯舊名拔離速　魯國公富察實嘉努舊名蒲察石家奴　光祿大夫蒙克舊名蒙适　隋國公和尼舊名婁室　特進托克索舊名夾谷速　齊國公博勒和舊名婆盧火　儀同三司烏雅富埒琿舊名蒲察胡盞　儀同三司阿里布舊名阿里補　鎮國上將軍烏麥阿托雲舊名烏林答泰欲　太司領三省事勗太傅大臭大興尹持嘉暉舊名赤盞暉　金吾衛上將軍馬武舊名馬五　驃騎衛上將軍韓常譚國公阿里布共二十二人此又多景祖世祖開國時立功最著者也大定十五年又圖赫舍哩志寧赫舍哩良弼秦和元年續圖石琚此一朝策勳典故也

金用兵先後强弱不同

金之初起天下莫強焉蓋王氣所鍾人皆鷙悍完顏氏父子兄弟代以戰鬥爲事每出兵必躬當矢石爲士卒先故能以少擊衆十餘年間滅遼取宋橫行無敵觀鄜延之論宗弼曰江南諸帥出兵必身居數百里外謂之持重召軍旅易稗校則遣一介之士持空文諭之謂之調發今元帥親臨督戰矢石交集而指麾三軍意氣自若將士視之孰敢愛其死乎鄜延傳宋吳璘亦謂金人用兵更進迭退忍耐堅久合戰而下必死所以能制勝宋史璘傳饒風嶺之戰金人重鎧仰攻一人先登則二人擁後先者既死後者代攻吳玠劉子羽傳觀此可以知當日兵力之雄悍矣正隆用兵去國初未遠故大定之初尚能攻擊江淮取

成於宋迨南北通好四五十年朝廷將相旣不知兵而猛安謀克之移入中原者初則習於晏安繼則困於饑乏至泰和之末與宋交兵雖尚能擾淮楚擣襄慶然此乃宋韓侂冑之孟浪生事易於摧敗而非金人之不可敵也及蒙古兵一起金兵遇之無戰輒敗去燕遷汴棄河北於不問二十餘年間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廻谷二一戰差强人意其餘則望風奔潰與遼天祚宋靖康時之奔降如出一轍當時劉炳疏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將帥非才旣無靖難之謀又無效死之節外托持重之名內爲自安之計擇驍果以自衞委疲懦以出戰陣勢稍動望塵先奔可想見是時兵力之積弱矣與定南

侵踰據完顏賽不訛可烏古論慶壽紇石烈牙吾塔等傳屢敘戰功然宋史趙方孟宗政扈再興等傳亦言屢敗金兵則賽不等傳所云克捷者蓋亦非實事也完顏合達傳贊謂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蓋已見國史敘功之不足信至如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今作額森)匿之而以捷聞為御史糾劾所動宣宗但獎御史敢言而訛論置不問此尤掩敗為勝之明據也由是相習成風肆為欺飾如正大四年蒙古入商虢移剌蒲阿(今作伊喇布哈)遇其游騎獲一人輒以捷聞(蒲阿傳)八年禹山之戰蒙古兵稍郤合達輒以大捷奏諸相置酒省中左丞李蹊且喜且泣曰非今日之

提生靈之禍可勝言哉蓋以爲實然也是時民間避兵者方欲保險自守因此奏遂晏然不動不二三日蒙古兵猝至悉被殺皆爲提書所誤云合達傳是不惟遇敵輒敗而幷諱敗報捷習以爲常統前後觀之其始也以數千人取天下而有餘其後以天下之兵支一方而不足然則承平之世安不忘危簡練軍實振作士氣豈非國家急務哉按禹山之戰詳元史拖雷傳是日大霧迷道爲金人所襲殺傷相當是合達之奏捷亦尚非全虛也

金初漢人宰相

韓企先傳金太祖定燕京始用漢官宰相賞左企弓等置中書省樞密院於廣寧府而朝廷宰相自用女直官號傳贊謂彷遼代南北面官僚制度太宗初年無所更改及張敦固伏誅移

中書省樞密院於平州蔡靖以燕山降又移置於燕凡漢地選授官職調發租稅皆承制行之自時立愛劉彥宗韓企先官爲宰相其職皆如此故規爲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惟治官政庀民事內供京師外給轉餉而已後科也宗幹當國勸太宗改女直舊制從漢官制度天會四年始置尚書省以下諸司府寺十二年以企先爲尚書右丞漢人爲眞相自此始按元遺山作張萬公碑云金制自尚書令而下有左右丞相爲宰相尚書左右丞爲執政官凡內族外戚及國人有戰功者爲之其次則奚霫人又次則參用漢進士不過以示公道而已無相權也

金俗重馬

金初以戰爭開國故最重馬景祖方爲部長時有貴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爭欲得之世祖曰難未息也

馬不可與人遂割其兩耳謂之禿耳馬遼人乃弗取（阿疎傳）時兵力尚微桓赧散達方强欲得烏春之赤馬及騂不失之紫騮馬世祖亦不許遂戰敗之（桓赧散達傳）康宗薨太祖即位遼使阿息保來弔阿息保徑至殯所閱賵馬欲取之太祖大怒將殺之宗雄諫而止（世紀）阿离合懣將死太祖往問疾問以國家事對曰馬者甲兵之用今四方未平而國俗多以良馬殉葬當禁止之（阿离合懣傳）觀此可見金源氏之重馬也軍旅之事全恃馬力此固有國家者所當留意耳

金以壞和議而亡

宋南渡後至紹興七八年間盜賊盡平韓岳諸將兵力

亦漸强盛可以有克復中原之勢故時有以和議爲非者然卒以和議而得偏安其後正隆南侵開禧北伐亦皆以議和罷兵息事迨賈似道諱和主戰而國亡矣蓋事勢當危急之時不得不講好睦鄰圖存於亡若猶仗虛憍之氣必誤國事也金宣宗當蒙古兵圍燕京時遣完顏承暉等往軍前行成已解圍矣後以遷汴之舉致蒙古精兵再起兵端殘破河北蹂躪關陝至哀宗即位羣臣言可因國喪遣人報哀副以遺留物因而與之講解哀宗下省院議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勢謂朝廷先遣使則於國體有虧遂止合達傳正大六年蒙古兵圍慶陽哀宗命陝省備以羊酒爲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

來議和先遣小使斡骨欒至行省時適有太昌原之捷移剌蒲阿等志氣驕滿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來决戰斡骨欒歸以其語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繼大兵入陝（蒙傳）是時金兵不復南侵宋人亦有繼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劄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餉劄付者上行下之檄也於是宋制置使陳該遂怒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絕蒙古圍汴哀宗遣曹王訛可出質乞和已退兵矣而飛虎軍申福蔡元又擅殺北使唐慶等於是蒙古之和議又絕而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時勢徒恃虛氣以速滅亡也金之先以和誤人而其後轉以不和自誤亦豈非一代得失之林哉

九公十郡王

宣宗畏蒙古兵之逼南遷於汴河朔殘民往往自相團結各保一方朝議擇其中有威望者假以事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觀察使能捍州郡即授以兵佐於是封建之議起興定四年封滄海經略使王福爲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剌衆家奴爲河間公真定經略使武仙爲恒山公中都東路經略使張甫爲高陽公中都西路經略使靖安民爲易水公遂州從宜郭文振爲晉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爲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爲上黨公山東安撫使燕寧爲東莒公是爲九公府其中武仙最富强張開次之餘皆各保一方其後日漸摧

敗如郭文振徙衛州至不能軍但寓於衛張開不能守潞州閒居南京部曲離散名為舊公實與匹夫無異此九人外又有史詠亦為平陽公乃胡天作死後詠繼之而封者傳贊謂他書所載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蓋正大間續封如史詠之繼胡天作者金史惟王福等九人有傳餘皆無之其後又有十郡王之封見國用安傳十郡王者李德明封仙張瑀張左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王德全劉安國也九公各有傳十郡王無傳惟德全安國封仙杜政略見國用安傳中蓋此十郡王本哀宗發空名宣勅聽用安於同盟中有功者賜之是又用安部曲非朝命所封無大功

續可紀故無傳也

金末賜姓之例

賜姓本始於漢初北史李玄傳所謂項伯不同項羽漢高賜姓劉氏秦貞父能死難魏武賜姓曹氏是也其後罕有行之者惟西魏宇文泰當國時因魏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已多絕滅乃以諸將功高者爲三十六國後其次爲九十九姓後賜姓之廣自此始如楊忠賜姓普六茹氏趙貴賜姓乙弗氏寇和賜姓若引氏耿豪賜姓和稽氏辛威賜姓普屯氏樊深賜姓萬紐于氏周揺賜姓車非氏李楷賜姓獨孤氏郭衍賜姓羅氏侯瑱魏賜姓侯伏氏周又賜姓賀屯氏是也靜帝時詔各復本姓其有倚

爲腹心者則賜以皇族之姓如薛端薛善及叱羅協皆賜姓宇文氏是也故周武帝命李宏修皇室譜分爲帝系疏屬及賜姓三篇隋因之如楊義臣本姓尉遲文帝因其父戰死乃賜姓楊編之屬籍唐初亦用其制如羅藝高開道杜伏威胡大恩皆賜姓李氏是也唐末賜姓更多如李克用李茂貞李順節等皆附於皇族或藉其用或畏其逼不得已也金末亦多有賜姓者財力既殫爵賞又濫不足以繫人心故設此以勸功然其制亦不同有賜本國大姓者如東永昌賜姓溫都氏(舊作溫敦)包世顯包長壽包光祖賜姓烏庫哩氏(舊作烏古論)多隆烏(舊名[illegible]令狐)賜姓哈薩喇氏(舊作术速[illegible])何定賜姓必喇氏(舊作必蘭)馬福德馬柏壽賜

姓瓜爾嘉氏舊作夾谷楊沃衍賜姓烏凌阿氏舊作烏林答資祿賜姓女奚烈氏李辛賜姓溫撒氏是也其功多或力大可恃以爲援者則竟賜以皇族之姓如郭仲元郭阿鄰李霆粱佐李咬住國用安張甫皆賜姓完顏氏是也其附入屬籍之處又有差等以千人敗敵三千者賜及緦麻以上敗二千人者賜及大功以上敗千人者賜止其家

通惠河不始於郭守敬

京師至通州牐河本元時郭守敬所開守敬傳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滙於積水潭復東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牐比至通州凡

爲牐七置斗門互爲提閼以過舟止水元世祖命速行
之丞相以下皆親操畚鍤工既成帝還自上都過積水
潭見舳艫蔽水大悅賜名曰通惠河此元所創至今爲
永利者也然此河不自守敬始金史韓玉傳泰和中玉
建言開通州潞水漕渠船運至都工既成玉陞兩階是
此河實自玉始守敬傳所云不用一畝泉者蓋玉所開
河本用一畝泉爲源而守敬乃用白浮泉耳守敬建牐
往往得舊時磚石故址皆卽玉遺蹟也蓋燕都自金宣
宗遷汴後迨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始來都之其間荒廢
者已四五十年舊時河道久已湮沒守敬得其遺址而
開濬之遂獨擅其名耳

海陵荒淫

海陵荒淫最爲醜穢身爲帝王採取美艷何求不得乃專於宗族親戚中恣爲姦亂甚至殺其父殺其夫而納之此千古所未有也金史所載除一后三妃外諸嬖幸有名字者已二十餘人凡宗室被殺者皆納其婦女當王宗敏妻阿蘭(舊名阿懶)海陵叔母也宗磐子阿固岱(舊名阿虎迭)妻阿里庫(舊名阿里虎)從嫂也其女重節則從侄女也宗本子莎爾拉(舊名莎魯剌)妻宗固子呼喇勒(舊名胡里剌)妻和色哩(舊名胡失來)妻秉德弟嘉哩(舊名糺里)妻皆從嫂也壽寧縣主實庫(舊名什古)宗望女也靜樂縣主布拉(舊名蒲剌)及錫納(舊名習撚)宗弼女也實古爾(舊名師姑兒)宗雋女也皆從姊妹混同郡君蘇呼和卓(舊名莎里古真)及其妹伊

都（舊名餘都）宗本女也皆再從姊妹蒲喇古（舊名蒲忽剌）皇太后表兄張定安妻也高爾和卓（舊名蒲魯胡只）麗妃妹也海陵皆私之其納之宮中者則封為妃嬪在外則分屬於諸妃位下出入蒲喇古出入元妃位高爾和卓出入麗妃位蘇呼和卓伊都出入貴妃位寶庫重節出入昭妃位布拉寶古爾出入淑妃位錫納夫素赫（舊名[illegible]）蘇呼和卓夫蘇色（舊名[illegible]）皆為近侍每值宿海陵謂之曰爾妻年少遇爾值宿不可令宿於家每召入海陵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侍婢高寶古（舊名高師姑）膝上高寶古曰天子何勞苦如是海陵曰我固以天子為易得耳此等期會乃難得也蘇呼和卓在外淫佚海陵責之曰爾愛娛樂有豐富偉岸如我者乎

然亦不之罪也此外如沈璋妻為太子光英保母及邪律徹妻侯氏皆以入宮侍皇后而姦之者也節度使烏達（舊名烏古帶）之妻定格（舊名定哥）與海陵有私海陵即位使定格殺其夫而納之者也秘書監文之妻賓格（舊名石哥）海陵使文出之而納於宮中者也蕭拱妻色特爾（舊名擇特懶）之妹日察呼（舊名彌勒）海陵使拱迎之於汴既入宮非處女遂以疑殺拱而以拱妻妻文既又以察呼之命召拱妻入宮而亂之者也亦有先寵幸而後殺之者阿里庫既入海陵又私其女重節阿里庫責重節遂縊殺阿里庫又蕭唐古特（舊名堂古帶）妻扎巴（舊名察八）既入宮封昭媛時唐古特為護衛扎巴使侍女遺以雜佩海陵遂手刃扎巴以狗於宮每幸婦人

則教坊奏樂撤帷帳或妃嬪列坐率意亂之以爲笑樂幸室女不得遂則使元妃以手左右之女使闢拉懶有娠欲去之則以麝香水揉腹而墮其胎甚至徒單皇太后侍婢高福娘亦與淫亂使伺太后動靜福娘增飾語言遂成弑逆之禍此皆載在后妃傳後者海陵之惡固不足道然者其大者可矣此等中冓之醜亦瑣瑣書之毋乃穢史乎按本紀世宗詔曰海陵以近習掌記注故當時行事實錄不載當訪求書之又賈益謙傳當時禁近能暴海陵蟄惡者輒得美遷故史官修實錄不免附會云然則金史所載皆世宗時編訂者也

海陵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

海陵在位盡兼齊文宣隋煬帝之惡而更過之北齊書稱文宣狂暴昏姦其姊又喪后凡高氏婦女無親疎皆與之亂或以賜左右彭城王浟母爾朱氏其父神武之庶妻也欲烝之不從則手刃之皇后李氏之姊嫁元昂帝數幸之欲納爲昭儀則以鳴鏑射殺昂斯固已滅絕倫理然以海陵視之殆有十倍隋煬帝弒父殺兄弟海陵則弒君弒母殺伯叔兄弟及宗室數百人煬帝猶不若是之慘也然以其權譎剛斷之資智足以飾非威足以馭下其時國運方強使僅守其故業雖淫恣亂倫或尚不至隕踣正如齊顯祖强記威斷羣下不敢爲非所謂主昏於上政清於下者乃又大舉伐宋空其國以爭

人之國與隋煬之征高麗如出一轍此所以土崩瓦解
自速滅亡也隋書記煬帝征高麗總徵天下兵皆會涿
郡又發江淮水手一萬弩手三萬嶺南排鑹手三萬河
南淮南江南造戎車五萬兩送高陽載衣甲又發江淮
民夫及船運黎陽及洛口倉米至涿其陸路夫役往來
者亦常數十萬人晝夜不絕死者相枕臭穢盈路東萊
海口造船官吏督役日夜立水中腰以下皆生蛆死者
十三四耕稼失時民不聊生於是天下大亂帝亦被害
於揚州而海陵之伐宋也蕭起諸路招討司及明安穆
昆軍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雖親老丁多亦不得留侍
所造軍器皆賦於民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

牛羊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累籍民馬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死者不絕於道所至芻粟無給有司以爲請海陵曰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可就牧田中其調馬五十六萬匹官七品者准留一匹其上以是爲差富民有調至五六十匹者仍令養飼以俟由是盜賊並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或以十數騎張旗幟而行官軍莫敢近海陵又惡聞盜賊言者輒罪之將士自軍中亡歸者相屬於道東海張旺徐元等反於南契丹伊喇斡罕舊作移剌窩斡等反於北葛蘇館明安福壽東京穆昆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即衆部亡歸公言於路曰我輩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海陵自將三十二總管

兵至瓜州爲其下所弒與隋煬之被害亦如出一轍自古大兵大役未有不民怨沸騰喪國亡身者海陵既竭天下之力先築燕京次營汴京工役甫畢又興此大衆以極無道之主行此大肆虐之事豈有不自速其斃者金史一一書之所以垂戒千載也

按石虎起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爲之石無大小輒隨流去用工五百餘萬而不成又發雍洛秦并州十六萬人城長安未央宮性好獵體重不能跨鞍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於其上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禽獸有犯者以大辟論御

史因之作威有美女好牛馬者求之不得便誣以犯獸死者百餘家又發諸州二十六萬人修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諸侯王九等發百姓女年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人以充之郡縣乘此奪人婦女九千餘人其子石宣又私令採亦及萬餘死者三千餘人又發近郡男女十六萬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於鄴北命子宣出獵建天子旌旗戎卒十八萬出金明門石虎升凌霄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是自非天崩地陷夫復何憂宣校獵既遍又令石韜出獵亦如之後宣殺韜虎又殺宣極慘酷其子石世石冲石遵石

鑿等皆不得其死冉閔乘亂誅諸羯於是趙人悉入城羯人悉出城閔下令趙人斬一羯文官進位三等武職悉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羯人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死凡二十餘萬亦有高鼻多鬚而濫死者虎十三子五人爲冉閔所殺八人皆自相殘害晉書載記此又隋煬帝金海陵以前之最無道者也

金中葉以後宰相不與兵事

金初創業皆兄弟子侄出則領兵入則議國事爲相者多兼元帥其樞密院雖主兵柄而節制仍屬尚書省熙宗時如宗翰爲固倫貝勒舊作國論勃極烈兼都元帥拜太保尚書令領三省事汴京初置行臺宗弼領行臺尚書省都元

帥詔諸州郡軍旅之事決於帥府民訟錢穀尚書省治之宗弼兼統其事後入朝爲太師領三省事都元帥如故可見兵事皆宰相參決也及明昌以後則兵事惟樞密院主之而尚書省初不與聞蓋是時蒙古勃興北鄙騷動惟恐漏洩傳播故惟介樞密主之其後遂爲樞密院之專職而宰相皆不得預貞祐四年陳規疏言宰相大臣社稷生靈所係近詔軍旅之事專委樞密而尚書省坐視利害泛然不問以爲責不在已也伏望戰守大計須省院同議楊雲翼亦奏尚書出政之地今軍旅大事宰相不得與聞欲使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時軍事院官獨任專見往往敗事言者多以爲將相權不當分舉

天興元年始併樞密院歸尚書省以宰相兼院官而國旋亡矣按宋制選事兵事亦樞密院尋以富弼奏請令宰相兼樞密乃從之見弼傳

憫忠寺故事

京師宣武門外法源寺最宏敞本唐憫忠寺也朱竹垞謂此寺典故有遼時聞宋眞宗訃建道場於此及金大定間策試女直進士於此二事按道場建醮事具遼史金策試女直進士係大定十三年始以策論試女直進士於憫忠寺寺有雙塔進士入院之夜半聞東塔有音樂聲西入官試官侍御史完顏蒲捏等曰文路初開而有此兆得賢之徵也中選者圖克坦鎰舊名徒單鎰等二十七人後多爲顯官此載在金史選舉志今又得數事遼史

興宗十一年遇景宗宣獻后忌辰帝與皇太后素服飯僧於憫忠寺宋王曾記契丹事云燕京有憫忠寺本唐太宗爲征遼陣亡將士所造宋使至遼館伴導以遊觀又北狩錄宋徽宗至燕山館於大延壽寺欽宗館於憫忠寺又金史胡沙虎反召完顏綱至囚於憫忠寺明日殺之宋史謝枋得至燕寓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遂不食而死此皆憫忠寺故事也

日行千里

額爾古訥舊名訛古乃善馳驛日能行千里天會八年從宗翰在燕聞余睹反宗翰令馳驛往探額爾古訥黎明走天

德及至日未曝也本傳

避孔聖諱

金史明昌中詔周公孔子名俱令迴避又詔有司如進士名有犯孔子諱者避之著爲令此近代避聖諱之始也

金末種人被害之慘

一代敝政有不盡載於正史而散見於他書者金制以種人設明安穆昆舊名猛安謀克分領之使散處中原世宗慮種人爲民害乃令明安穆昆自爲保聚其土地與民犬牙相入者互易之使種人與漢民各有界址意至深遠也其後蒙古兵起種人往戰輒敗承安中主兵者謂種人

所給田少不足贍身家故無關志請括民田之冒稅者給之於是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為重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及宣宗貞祐間南渡盜賊羣起向之恃勢奪田者人視之為血讐骨怨一顧盼之頃皆死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亦不免事見元遺山所作張萬公碑文又完顏懷德碑亦云民間讐撥地之怨睚眦種人期必殺而後已尋蹤捕影不三二日屠戮淨盡甚至掘墳墓棄骸骨惟懷德令臨淄有惠政民不忍殺得全其生可見種人之安插河北諸郡者盡殲於貞祐時蓋由種人與平民雜處初則種人倚勢虐平民後則平民報怨殺種人此亦一代得失之林也然金史絕不載此事僅於張

萬公傳中略見之則知金史之缺漏多矣

又金末僉軍之弊見劉祁歸潛志金制每有征伐輒下令僉軍民家有數丁者盡揀取無遺貞祐初有任子為監當者正赴吏部選亦僉監官軍其人訴於宰相僕散七斤七斤怒命左右以弓矢射之已而上知其不可乃止元光末備黃河修潼關又下令僉軍祁之父劉元規曾官戶部郎中家居在籍又監察御史劉從益亦家居俱選為千戶既立部曲當以次相鈐束後亦罷之此可見衰世一切苟且之法也

廿二史劄記卷二十九

陽湖 趙翼 雲松

元史

元起朔漠本無文字開國以後又無有如金之完顏宗翰等能訪求先朝事蹟是以記載參差本紀贊所謂太祖奇勳偉績甚多惜當時史官不備失於記述也直至世祖中統三年始詔王鶚集廷臣商議史事鶚請以先朝事付史館鶚傳至元十年又敕翰林院採集累朝事蹟以備纂輯其後撒里蠻等進累朝實錄帝曰太宗事則然睿宗少有可易者定宗固日不暇給憲宗事獨不能記憶耶尙當詢之故老又成宗時兀都帶等進太宗憲

宗世祖實錄帝曰忽都魯迷失非昭睿順聖皇后所生何爲亦稱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還自軍中所記月日亦先後差悞本紀此可見事後追述之舛漏也其時內廷記載又有所謂脫必赤顏者仁宗常命譯出名曰聖武開天記其後虞集總裁遼金宋三史因累朝故事有未備者請以國書脫卜赤顏即脫必赤顏所修太祖以來事蹟付出參訂或謂脫卜赤顏非可令外人傳者遂止是此本并未嘗傳出矣今按金史世紀敘先世事至盈二卷而元史敘孛端叉兒以下十世不過千餘字可見國史院已無可徵世祖以來始有實錄至元二年翰林學士纂修國史五年以和禮霍孫等充翰林待制兼起居注以記政事滅宋後詔作平金平宋錄及諸國臣服傳命耶律鑄監修成宗即位詔完澤監修世祖實錄元貞二年國史院進太祖太宗定宗睿

宗憲宗五朝實錄武宗時詔國史院纂修順宗成宗實錄仁宗時纂修武宗實錄及累朝后妃功臣傳傳成工畢上進英宗時詔修仁宗實錄及后妃功臣傳泰定帝詔修英宗顯宗實錄文宗時又詔修英宗實錄并具書例判沙默伏狀順帝時詔修累朝實錄及后妃功臣傳以上皆見本紀明初得元十三朝實錄即據以修輯此元史底本也然是時徐一夔致書王禕曰史莫過於日歷及起居注元朝不置日歷不設起居注獨中書置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即據以修實錄而已元史姦臣傳序亦云舊史往往詳於記善略於懲惡蓋史官有所忌諱而不敢直書故也是元之實錄已不足為信史修元史者即據以成書毋怪乎不協公論史成後即有朱右作拾遺解縉作正誤而縉致董倫書并有元史舛誤承命改修之語則明祖亦已知元史之未善而

有改修之命今拾遺正誤及續所改修者皆不傳甚可惜也然元史大概亦尙完整則以舊時纂修人責多有熟於掌故之人如董文用修國史於祖宗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勳伐皆記憶貫串史館有所考究悉應之無遺（文用傳）又拜住監修國史將進仁宗實錄先一日詣院聽讀首卷書大德十一年事不書哈剌哈孫定策功但書越王禿剌擒阿忽台事拜住曰無左丞相雖百越王何益立命書之（拜住傳）可見實錄亦自矜慎其執筆撰述者又多老於文學如姚燧爲一代宗工當時子孫欲敘述先德者必得燧文始可傳信不得者輒以爲恥（姚燧傳）表稱在詞林凡勳臣碑銘多出其手（析傳）歐陽元擅古文凡王公

大臣墓隧之碑得元文以爲榮片言隻字人皆寶重元傳

而皆與纂修實錄之列世祖實錄李之紹馬紹李謙冀從辰九思蒙昇所修裕宗實錄張九思所修成宗實錄元明善程鉅夫鄧文原所修順宗實錄元明善所修武宗實錄元明善蘇天爵所修仁宗實錄元明善廉惠山海牙曹元用所修英宗實錄曹元用馬祖常廉惠山海牙所修泰定帝實錄成遵王結張起巖歐陽元所修明宗實錄成遵謝端所修文宗實錄王結張起巖歐陽元蘇天爵成遵所修寧宗實錄謝端所修累朝后妃功臣傳張起巖楊宗瑞揭傒斯呂思誠貢師泰周伯琦等所修以上俱見各本傳明初修史諸臣即抄撮成書故

諸列傳尚多老筆而無醜詞其天文五行諸志則有郭

守敬所創簡儀仰儀諸說職官兵刑諸志又有虞集等

所修經世大典水利河渠諸志則有郭守敬成法及歐

陽元河防記以爲據依故一朝制度亦頗詳贍順帝一

朝雖無實錄而事皆明初修史諸人所目擊親記較切

故伯顏太平脫脫哈麻孛羅察罕擴廓等傳功罪更爲

分明末殉節諸人則又有張燾所集忠義錄以資記載故一部全史數月成書亦尚首尾完具不得概以疎略譏之也惟中葉以後大都詳於文人而略於種人則以文人各有傳誌之類存於世而種人無之故無從搜括耳

按明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宋濂王禕爲總裁二月開局八月成書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往北採遺事明年二月重開史局六月書成今按元史列傳三十二卷已載元末死事諸臣泰不華余闕等傳矣乃三十三卷以後又以開國時耶律楚材劉秉忠史天倪張柔張宏範等傳編入

幾於前後倒置蓋三十二卷以前係初次進呈三十三卷以後則第二次進呈者諸臣以太祖威嚴恐干一煩瀆遂不敢請將前後兩書重加編訂耳時日迫促舛漏自多如孟珙蒙韃備錄謂先有蒙古斯國雄於北遼後絶衰滅遼史有磨古斯國都即此所稱蒙古斯蒙磨聲相近也又遼史有阻卜酋長磨古斯來侵則磨古斯乃阻卜酋長之名成吉思起事慕蒙爲雄國乃改稱大蒙古國此爲建國號之由而本紀併不載又顧寧人指出元史列傳第八之速不台即第九之雪不台第十八之完者都即二十卷之完者拔都三十之石抹也先即三十九之石抹阿辛益可見修史諸臣但據各家誌錄家傳之類隨得隨抄不復彼此互對則當日之草率致

謀可知矣至賈良伯死節記謂余闕妻蔣氏從死而元史闕傳作邪律卜氏據張毅所記耶律卜氏乃闕之妾則元史竟以其妾當其妻又剪勝野聞謂元江浙行省左丞周伯琦被張士誠留於平江數年士誠敗明太祖以伯琦身爲大臣而仕於張氏遂誅之今元史伯琦傳則謂士誠既滅伯琦歸鄱陽卒又與野史互異此則未可據野史以駁正史者葢一代修史時凡稗官叢說無不搜集其所棄而不取者必其無所據依今反拾其所棄者以駁正史之訛多見其不知量也濂等修史必進呈御覽如果周伯琦爲明祖所殺豈敢諱之以爲善終哉倘元史者不得概以外

誤疑之也

金元二史不符處

金史蒙古使唐慶至汴飛虎軍申福蔡元擅殺之是唐慶之死由軍士擅殺如宋獨松關守將張濡之殺廉希賢也元史則謂太宗命唐慶往諭金主黜帝號稱臣金主不聽慶以語侵之金君臣遂謀害慶夜半令人入館殺之則慶之死又是金主所使矣按是時哀宗方以曹王訛可出質求退兵豈復敢殺使招釁此必元人藉口以爲兵端也元史李宗賢傳攻河南其渠魁強元帥者以衆出奔宗賢追及降之按金史洛陽既破強伸復立軍府與元兵力戰此即所謂強元帥也然伸力戰被擒後

北兵語之曰汝能一屈膝即貸汝命仲不從持使北向仲仍掬頭南向受刃事見忠義傳是其殉節最烈而元史謂追及降之實屬曲筆又元史石抹阿辛傳阿辛將黑軍長驅擣汴州入自仁和門收圖籍振旅而歸按金史完顏賽不等傳汴京之圍哀宗以詔可出質蒙古主即選使碎不解等（還否）圍守未嘗攻破汴城塔察兒與金人戰南薰門亦未嘗破門而入直至哀宗出走明年崔立以汴城降蒙古兵始入其先未嘗有攻破城門之事也阿辛傳亦誤又元史塔察兒傳與金合達戰三峯山敗之明年壬辰三月太宗班師令偕速不台（傳又作唆伯台）圍汴按金史合達蒲阿二傳及元史睿宗圖類（傳[illegible]）傳三峯山

之戰在壬辰正月今敍於壬辰之前作辛卯冬之事塔察兒傳亦誤金本紀蔡州破哀宗傳位於宗室承麟自縊於幽蘭堂承麟爲亂兵所殺宋史亦同元本紀則謂獲承麟殺之所謂亂兵者蓋卽蒙古兵也

宋元二史不符處

元史本紀至元十三年淮西制置使夏貴以淮西諸郡降惟鎭巢軍復叛貴遣使招之守將洪福殺其使貴親至城下福始降阿朮斬之按宋史洪福附姜才傳後福本夏貴家僮積功爲鎭巢軍統制貴招之降不聽元兵攻城貴親往語福欲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遂執福福大罵貴不忠以身南向受戮是福之殉節凜

漢有生氣而元史謂其降而又斬實屬曲筆又本紀至元十四年攻重慶都統趙安以城降制置使張珏走涪[illegible]部張德潤以舟師邀之珏遂降按宋史珏傳重慶陷[illegible][illegible]小舟走涪中道斧其舟欲自沉舟人奪斧擲江中珏又欲赴水死家人挽持不得死爲鐵木兒追及執送京至西安其友謂之曰公盡忠一世今縱得不死欲何爲哉珏乃解弓絃自經死是珏亦未嘗降也而元史竟書曰降亦屬曲筆按元史本紀梅應春本宋重慶制置使爲張珏所殺至是應春子四寶訴冤帝以珏付四寶使復父讐珏時在京兆聞之自經死此另是一說然亦可見珏之未降也如已降則已爲元臣梅四寶豈敢請得而甘心乎按宋史張珏傳珏遣趙安破瀘州神臂門執梅應春殺之蓋本宋將降元守瀘而爲珏所殺者

金史當參觀元史

金史雖備詳然亦有不明析處其敘蒙古兵或曰大元兵或曰北兵或曰大兵其將帥則曰北帥或曰大帥或曰北大帥皆不著何人蓋元人修金史不便屢以本朝祖宗及將相行文故多槩括其詞然亦有不可通者如訛可傳云初大兵期以明年正月合南北軍攻汴梁故自將攻河中所云大兵者謂蒙古兵也所云自將者指何人耶及觀元史始知即太宗自將也其自南而北來會者則睿宗圖類也（太宗弟名拖雷後追謚睿宗）是時圖類先入蜀由宋武休關鑛出唐鄧以趨汴而太宗在北攻破河中從白坡渡河會之故有禹山三峯山等戰（金史亦不著拖雷名）既勝遂趨汴金哀宗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及圖類北歸留大將

速不台塔察兒等圍守（金史圍汴之將但有碑不明所以塔察兒等俱不著）是冬哀宗出走明年正月至歸德旋有蒲察官奴所營之捷金史官奴傳謂官奴僞與蒙古將忒木碍相約欲刼帝出降因知其大將在王家寺乃乘夜斫營北軍大潰溺死者三千人所謂大將者亦不著氏名以元史槊直腯魯華傳證之則大將乃撒吉思卜華也撒吉思卜華追金主於歸德駐營城北左右皆水金將官奴來斫營腹背受敵一軍皆沒史天澤傳亦云撒吉思卜華背水而營天澤謂非駐兵之地撒吉思卜華不聽果全軍皆沒是金史不明析處必參觀於元史也

元史自相歧互處

史天澤傳謂太宗三峯山戰勝後即北還留睿宗圖類兵圍汴按塔察兒傳太宗圍汴金主以曹王訛可出質太宗與睿宗還河北睿宗傳亦云太宗北還住夏於官山五月太宗不豫圖類禱於天地太宗疾愈圖類從之北還是圖類與太宗同北歸未嘗留圍汴京也天澤傳誤

鄭鼎傳鼎從憲宗征大理由六盤山起行山路險惡嘗負憲宗以行既至大理擒其主遂平之按本紀憲宗二年命皇弟呼必賚（即世祖舊名忽必烈）征大理三年平之四年還是征大理者世祖而非憲宗親行也八年憲宗自將伐宋由西蜀入九年崩於釣魚山是憲宗親征者蜀地而非大理也鼎傳何以云從憲宗征大理耶按鼎傳

憲宗征大理在庚戌歲是時尚未登極而世祖征大理在壬子癸丑甲寅三年豈世祖未征之前憲宗先已征之即位後又命世祖征耶然憲宗本紀所敘未即位之前如征欽察征俄羅斯（舊斡羅思）等戰功甚多如果征大理擒其主豈不敘及乃憲紀竝無一字而定宗紀後庚戌之歲亦無選莽賚叩（即憲宗舊名蒙哥）征大理之事則鼎傳所云或是從世祖征大理而以爲憲宗者誤　薛塔剌海傳憲宗八年從世祖攻釣魚山苦竹崖明年憲宗崩於釣魚山按憲宗親攻釣魚山時世祖以皇弟別將兵攻鄂未嘗在釣魚山也薛塔剌海傳誤　按塔哈傳（舊作阿塔海）宋殿帥張彥與都統劉師勇襲呂城按塔哈輝圖（舊名忽都孛）

之斬彥按輝圖傳謂殷師張彥安撫劉師勇攻呂城輝圖與戰擒張殷師呼喇珠傳（作忽剌出）亦謂張殷師攻呂城呼喇珠與輝圖生擒之宋史張彥被擒後元人令其至常州城下招降是張彥未嘗被殺也按塔哈傳誤　托歡傳（[illegible]）進兵蘇州與宋軍戰擒柳奉使按伯顏傳（[illegible]）既克常州師至無錫宋將作監柳岳奉其國書乞班師請修歲幣是岳本奉使來也且兵至平江都統王邦傑通判王矩之即以城降並無交戰之事托歡傳誤　董文炳傳宋將張世傑焦山戰敗走入海文炳舟小不能入海乃還按世傑戰敗奔據圌山後由海道迎二王於浙東事見世傑及劉國傑等傳非由焦山即入海也文炳

戰勝率舟師由江陰沿海趨澉浦華亭亦未因舟小而罷行董文炳傳誤　唆都傳至元十二年建康降唆都爲建康安撫使攻平江嘉興皆下之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按伯顏傳是時兵分三道阿剌罕由廣德進董文炳以舟師沿海進伯顏爲中道由鎭江進先圍常州以次下平江嘉興方至杭州今乃云唆都先攻下平江嘉興再以舟師會伯顏於皋亭山亦誤　又唆都傳至元二十三年征交趾唆都力戰死之而亦里迷失傳云從阿爾哈雅舊名阿里海牙唆都征占城戰失利唆都死焉則唆都又似死於占城者考之占城傳二十一年三月唆都已自占城領兵回則其死在交趾無疑亦里迷失傳誤

囊加歹傳伯顏大軍至建康帝召囊加歹赴闕面陳
形勢遂還諭旨於伯顏謂北邊未靖勿輕入敵境而大
軍已入平江矣按伯顏傳軍至建康有詔時方暑且緩
進兵伯顏以機不可失親赴闕面陳八月還軍十一月
進兵躬常州十二月次平江都統王邦傑等出降乃遣
囊加歹同宋使柳岳至臨安諭降是伯顏赴闕面奏已
定進兵之計南還仍率兵直進囊加歹久在軍中何得
至平江時尚有旨遣之來止兵耶囊加歹傳誤

又圖類傳圖類攻金欲假道於宋由蜀渡漢江耗出
唐鄧以趨汴先遣搠不罕使宋宋人殺之圖類怒乃
分兵攻宋諸城堡長驅入漢中陷閬州過南鄭遂由

金人方乘騎浮渡漢水而北是圖類之經宋境由力戰而入也而按竺邇傳圖類由山南入金境按竺邇爲先鋒遮散關宋人已燒絕棧道宋制置使桂如淵守興元按竺邇假道於如淵曰宋金世讐今欲假道南鄭由唐鄧以滅金豈獨吾之利亦宋之利也如淵度我兵壓境勢不徒還遂遣人導我師由武休關東抵鄧州而去是蒙古假道宋卽使人導之未嘗戰也二傳殊不相合今按金史內族訛可傳元兵謀取宋武休關先破鳳翔圖類分兵入散關屠洋州出生山截焦崖出武休東南遂圍興元分軍而西西軍由別路入沔州開魚鼈山作筏渡嘉陵江趨葭萌至西水

縣而達東軍屯與元洋州之間遂趨饒峯宋人棄隘不守大兵乃得入據此則闊端兵原分兩路其力戰於河州等處者西軍也其過關徑入不事爭鬬者東軍也兩傳各記所記所以不同歟

元史列傳詳記月日

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此本紀體也至列傳則往往覼其事之大小繁簡以為詳略不必拘拘於時日之細惟元史則不然中統以前未有年號則以甲乙紀歲如張榮傳乙未金亡戊戌授懷遠將軍之類是也中統以後則以年號紀歲如阿八赤傳至元十八年開運河二十一年調征東招討使二十二年授征東宣慰使

之類是也他如阿剌罕傳土土哈傳苫徹八都魯傳忽蘭吉傳賈塔剌渾傳也蒲卜甜傳趙阿哥潘傳純只海傳塔不已而傳直脫而傳忽剌赤傳達理麻達識傳耶律鑄傳暢師文傳張炤傳莫不皆然幷有以月記者如張榮傳癸卯三月陞輔國大將軍甲辰二月領蒙古漢軍戊申九月敗宋師於均州阿塔海傳至元九年五月秋雨宋夏貴乘淮漲來爭正陽十一年十二月師次建康之類是也更有以日記者如伯顏傳敘至元十一年取郢州之事十月戊午斬郢將趙文義擒范興甲子次沙洋乙丑遣官招降守將王虎臣等不應遂攻獲之丙寅次新城丁丑呂文煥至城下招降中飛矢奔還戊辰

黃順降已巳任寧降十一月丙戌次復州乙未次蔡店丁酉往漢口觀形勢十二月丙戌次漢口辛亥自漢口開壩入淪河壬子戰艦畢至癸丑遣人招陽邏堡不應乙卯遣阿里海牙攻之潛令阿术從上流渡江丙辰阿术遣人報捷丁巳登武磯山已未次鄂州庚申張晏然等降是也敘十三年取臨安降宋主之事正月已巳次嘉興癸酉宋以宰臣陳宜中書來乙亥宜中又遣使來辛巳軍至崇德壬午次長安鎮癸未進軍臨平甲申次臯亭山乙酉至臨安聞二王南走遣兵邀之丙戌禁軍士毋入城丁亥遣人慰諭謝太后戊子文天祥等來見已丑駐湖州市庚寅觀潮於浙江辛卯張宏範等以宋

降表至二月丁酉遣人獨來下州郡辛丑宋主率百官拜表降是也又燕鐵木兒傳敘其拒戰上都兵之事亦以日記此雖近於記功簿籍如李孟所謂謄寫吏牘者李孟見揭傒斯所撰功臣傳曰是方可謂史筆若他人直謄寫吏牘耳然記事詳贍使後世有所考究屬史裁之正固不必以文筆馳騁見長也

元史又有不以甲乙記日而但以一二數記者如日本傳至元十八年征日本六月入海七月至平壺島八月一日風破舟五日文虎等擇舟之堅好者遁歸棄士卒十餘萬於山下七日日本人來盡殺之不殺者虜爲奴占城傳至元二十年征占城正月十五日夜發舟十七日整兵進十九日國主遣使來降二十

日兵至大洲二十一日入其城二十二日國主爲歸欵而逝以及瓜生等傳皆然此雖非古法亦較直捷此篇人名俱照舊史緣四庫書新改本不易借觀也

元史迴護處

元史亦多迴護處非明初修史諸人爲之著其善而諱其惡也葢元時所纂功臣等傳本已如此而修史者遂抄錄成篇耳如阿爾哈雅傳舊名阿里海牙歷敘其戡定湖廣之功而占降民爲私戶及征占城失利等事則概不敘入其破潭州也則曰諸將請屠之阿爾哈雅以數百萬生靈若殺之非主上諭以曹彬不妄殺人之意乃止及其破靜江則曰阿爾哈雅以靜江民易叛不重刑之廣西

諸州不服乃悉坑之是不屠旣見其好生之德坑之又見其止殺之威與所謂曲爲之說者又崔彧奏阿爾哈雅掌兵民之權子孫姻黨分列權要官吏出其門者十七八其威權不在阿哈瑪特下（舊名阿合馬）宜罷職阿爾哈雅傳亦不載博果密傳（舊名不忽木）士士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增其直而多取良民中書僉省王遇改正之士士哈遂誣奏遇幾得罪賴博果密救之而士士哈傳但云欽察之自叛所來歸者及散處安西郡王部下者俱令士士哈統之而不言援及平民之事張柔從攻金蔡州中流矢宋將孟珙救之挾柔以出事見宋史孟珙傳而柔傳不載嚴實自請攻衛州與金伊喇布哈（舊名移剌蒲阿）遇於南門

適合達自北奄至實兵敗竟爲所執史天倪率壯士伏於延津截其歸路實乃得脫歸事見史天倪傳而晟實傳竟不載泰定帝旣崩文宗以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之力入京卽位仿武宗仁宗故事遣使迎兄明宗於漠北來歸大統明宗遂稱帝於途而立文宗爲皇太子皇太子出迎明宗於翁果察圖(舊名王忽察都)之地越二日明宗崩此固文宗及雅克特穆爾之弑逆也(綱目引別錄中日聞之故老雅克特穆爾奉上璽綬而明宗左右不爲禮雅克特穆爾怒且懼既而帝崩雅克特穆爾聞哭聲奔入帳中取寶璽扶文宗上馬南馳此蓋當時實事)乃明宗文宗本紀僅書暴崩二字並不著被害之迹並稱皇太子入哭盡哀雅克特穆爾以皇后命奉皇帝寶授皇太子登極竟似授受得其正者直至雅克特穆爾傳寧宗崩後皇

太后召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卽順帝舊名妥歡帖穆爾）於廣西雅克特穆爾以明宗之崩實與逆謀恐帝追理前事故遲留數月不立於是明宗被害之實至此始一見全部元史只此一二語此外紀傳並無有錯見其事者順帝至元六年追廢文宗廟主之詔謂文宗躬逆之際與伊魯布哈（舊名八哈不花）阿里雅（舊名也里牙）呼棟阿（舊名明里董阿）謀為不軌使我皇考飲恨上賓是雖著明宗被害之迹又不以坐雅克特穆爾之罪非本傳中實與謀逆一語雅克特穆爾不且漏網乎北魏書體例凡弑逆之事雖本紀只書暴崩二字而散見於各傳者必詳茲何以諱之太深乎許有壬因詔罷科舉力爭以為不當罷不聽明日宣詔特令有壬

爲班首以折之侍御史普化謂有壬曰參政可謂過河拆橋矣有壬以爲大恥此事詳於徹里帖木兒傳而有壬傳不載蘇天爵傳從至元二年朝廷庶務多所更張天子圖治之意甚切天爵知無不言按順帝在位惟耽樂之從何曾有求治之意亦諛詞也凡此蓋皆舊史原文所謂詳於紀善略於懲惡者惟葉李傳敘其立朝建白居然一代正人而傳末特載李淦劾其黨附桑哥一疏謂人皆知桑哥用小人之罪而不知葉李薦用桑哥之罪此則善惡兩不相掩所謂存是非之公者又舒穆魯宜孫傳（舊名石抹宜孫）以儒學副提舉劉基爲經歷又辟胡深葉琛章溢參其軍謀按宋濂等修史時劉基等方同在

朗而其先仕於元之處直書不諱此亦爲直筆

又金與蒙古拒戰二十餘年惟完顏陳和尚太昌原倒迴谷諸戰以大捷著其餘則每戰輙敗哀宗正大八年蒙古拖雷入饒風關渡漢江而北金完顏合達與移剌蒲阿禦之於鄧州之禹山金史合達傳謂北兵小却二相合達蒲阿輙以大捷告其實虛張捷報並非實事云然據蒲阿傳叙此事謂戰三交北兵少退向蒲阿後突之爲蒲察定住所卻北兵又擁高英軍軍動合達欲斬英英復督兵力戰北兵卻又擁樊澤軍合達斬一千夫長軍殊死鬬乃卻之北兵即回陣南向來路是此戰亦實有卻敵之功不得謂全虛也元史

拖雷傳亦謂十二月及金人戰禹山徉北以誘之徉北者蓋卽金史所謂北兵小卻也拖雷傳又云攻鄧州不下遂引而北別以三千騎命扎剌率之爲殿大霧迷失道爲金人所襲殺傷相當拖雷以扎剌失律罷之是蒙古軍亦未嘗無敗衂之處而金史反謂合達等虛張捷報此則元人修金史爲本朝廻護也及明修元史則記載具在是以據實書之耳

元史附傳有得失

按笁邇傳先世居雲中父黚公爲金群牧使驅馬歸太祖終其官按笁邇幼孤育於外祖术要甲家訛言爲趙因姓趙氏是旣詳其家世矣則其孫趙世延傳可不必

再敘乃又云曾祖塔公爲金群牧使太祖得其所牧馬塔公死之是塔公之死係殉節又與按竺邇傳異按竺邇幼育於外大父朮要甲訛爲趙家因氏爲趙焉耆祖孫二人本各有一傳修史者並收之而不及刪其複處也月乃合傳其曾祖仕金爲馬步軍指揮以官爲氏因姓馬氏其傳末云曾孫祖常博學能文鄉會試皆舉首由翰林拜監察御史直言忤上官去數年起爲翰林待制遷御史中丞卒謚文貞是祖常全傳已附於其祖傳內乃馬祖常又另有傳則月乃合傳後此段文字即應刪却而又仍之又直脫兒傳既詳載其從子忽剌出而忽剌出又有傳杭忽思傳既詳載其子阿塔出矣而阿塔出又有傳牀兀兒封

句容郡王武宗紀旣以此事繫於至大三年仁宗紀延祐三年又載此事可見修史者之不暇彼此訂正也惟兀良合台傳詳載其子阿术從征雲南交趾等功而阿术又另有傳則專敘其滅宋勳績一則代父立功一則爲國出力固不嫌其兩傳也又察罕帖木兒傳後附其子擴廓帖木兒傳擴廓在明史入群雄中而其人究爲元季一大關係之人不得因其應入明史遂不爲立傳而係察罕之子又不必另立一傳故以其元季事迹附傳於父之後而他日與明爭戰之事則不書此最爲位置得宜也

元史補見夏金宋列傳諸臣

夏金宋皆滅於蒙古夏無史金宋二史皆有忠義傳載末造抗節死事之臣然以元史核對尚有未備者今爲摘出觀者可以覽焉

李恒傳元太祖攻西夏有守兀納剌城者夏主之子也城陷不屈死李恒即其子

郭寶玉傳從攻西夏斬夏將佐里

穆呼哩傳舊名木華黎石天應擒送金驍將葛鐵槍至穆呼哩欲降之鐵槍厲聲曰我受金朝恩二十餘年事至此有死而已穆呼哩義之諸將怒其不屈竟殺之史傳鐵槍者名質稼

黑馬傳金武仙據眞定黑馬從孛魯討之金將忽察

虎以兵來援爲累馬所殺

德海傳攻金鄭州殺金將左崇

按笠通傳金亡後金將郭斌尙保金蘭定會四州按笠通圍之食盡城陷兵入城斌手劍驅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奴自火中抱兒出授人曰將軍止此一兒幸哀而收之言畢復赴火死

史天倪傳金完顏合達陷於蒙古遂降之已而與監軍王守約連謀越海歸金天倪來追殺守約

張榮傳榮攻金沛縣將唆蛾侯來擣營榮追殺之

趙宏偉傳金亡行總管王昌張雲又起兵宏偉夜襲雲斬其首

紐璘傳宋將蒲擇之來攻成都紐璘敗之於靈泉山擒宋將韓師再斬之（亦見石抹按只傳）憲宗本紀帝攻蜀苦竹隘守將楊立出戰兵敗被殺先渡馬湖獲宋將張實實遁既克苦竹隘獲實支解之進攻鵝頂堡守將王佐死之并誅佐子及徐昕等四十餘人張德潤攻拔禮義城殺宋宣撫使張資楊大淵楊文安二傳記擒殺宋將尤多大淵傳攻禮義城獲總管黃文才路鈐高坦之攻通州獲統制白巒源賊巴渠獲知軍范燮統制魏興路分黃廸節幹陳子潤後諜知宋總統祁昌由間道運糧來乃率兵襲之擒祁昌

楊文安傳得漢城之戰擒宋將陳亮攻開達擒統制張剛總管伏林方富攻金川擒路鈐趙貴等略開州獲統制陳德副將劉安仁掠達州擒其將蕭德范伸王德解明周德新王選王仁袁宜何世賢楊普時仲陳俊滿桂王順王道張俊楊桂蔡雲龍李佺李德孫聰張順李貴雍德吳金王元閻國寶張應庚泰興祖譚友孫葉勝鄭桂莊俊嚴貴賀世忠趙興孫德柳榮趙威趙章韓明王慶攻梁山擒都轄昝福攻小江口擒總管李阜花茂賀薛忠攻紹慶擒守將鮮龍以上諸被擒者其生死尚無明文至如文安之攻奪金州殺其將梁富襲開州宋將龐彥海投崖死宋兵來救

又殺其將張德攻梁山殺守將王智攻萬州殺守將何威又萬州守將上官夔拒守甚力文安諭降不聽踰月拔其外城夔猶不屈文安盡銳攻城破之夔巷戰而死宋六郡鎭撫使馬塈守咸淳文安與之同鄉諭降不從乃力攻斬關入塈巷戰死此十數將則皆斷然盡力戰守被殺者（宋史無傳以上皆劉將）

按竺邇傳攻文州守將劉祿數月不下諜知城中無井乃奪其汲道攻附其城祿死之（按宋史忠義傳有文州守劉銳當即是此人傳聞而誤其名耳）

張庭瑞傳宋兵圍虎嘯山庭瑞出擊殺其統制欒俊雍貴胡世雄等

伯顏傳元兵自郢順流而下郢將趙文義范興來追伯顏手殺文義又擒興殺之至沙洋以文義首招降王虎臣王大用不應攻獲之幷殺二將又破陽邏堡斬其將王達既克臨安以獨松關張濡殺奉使廉希賢斬之

李恒傳攻陽邏堡宋夏貴遣其子松來拒恒射殺松

阿塔赤傳宋淮都統自眞州率兵二千船百艘來襲瓜洲爲阿塔赤所敗淮都統趙水死

阿剌罕傳追襲宋嗣秀王趙與檡斬其步帥觀察使高世蓬生擒與檡斬之（宋史與檡有傳餘缺）

阿里海牙傳破瓊州執安撫使趙與珞冉安國黃之

紀皆裂殺之宋史無昝有傳餘缺

唆都傳攻興化獲宋將陳瓚支解之

唆都傳攻樊城斬宋將韓擬發蔡路鈐不著其名

昂吉兒傳文天祥起兵舒民張德興應之昂吉兒討
殺德興又趙孟滐亦同起兵兵敗被殺

烏古孫澤傳文天祥開府南劒守臣張清同起事澤
八戰殺清

趙宏偉傳天祥使羅開禮葉夏臣謀復臨江宏偉斬
夏臣併開禮

高興傳取婺州擒宋將章焴斬之

朱國寶傳宋亡惟辰沅靖州未下宋將李信李發據

險固守國寶摯擒之張世傑按二王入廣南恩新州人何華張翼起兵興復國寶摯殺二將

世祖紀至元十五年禿滿荅兒等攻克瀘州斬宋將王世昌李都統東川副元帥張德潤攻涪州斬宋將王明及其子忠訓總轄韓文廣張遇春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提刑劉應龍與周隆賀十二起兵行省調兵往討周隆賀十二被殺烈良等逃入蠻洞元兵襲之二人皆戰死

元人譯詔旨雅俗不同

忙哥撒兒傳憲宗以其生前多所殺及卒人多騰謗言特降詔於其子今載傳中乃全用尚書體竟與宇文周

詔書相似此當時繙譯者之有意潤色以爲典冊高文也及泰定帝登極一詔則所譯全是俗語無異村婦里老之言而元史亦遂不加改潤或有意存之以見當時政體之陋耶

元史人名不畫一

宋史兀良合觧元史本紀作兀良合帶本傳作兀良合台阿海傳又作兀良合歹金史完顏合達元史雪不台傳作合韃韃郭德海傳作哈達李治傳又作合答金史移剌蒲阿元史塔思傳作蒲瓦德海傳又作蒲兀金史完顏訛可獲賊輒以火燒之人呼爲草火訛可元史塔思傳作完顏歘火燎金史白撒元史郭侃傳作伯撒金史

完顏承暉元史本紀作完顏福興以承暉本名福興也耶律楚材及石抹明安傳又作復興此以金宋二史核對而不相符者也修元史時宋遼金三史已行世竟不一互訂已見草率而元史中又自有歧互者速不台已作雪不台分為兩傳而按扎兒傳又作唆伯台帝師八思巴有本傳而本紀及阿尼哥傳作八合思八薩理傳又作八哈思巴和禮霍孫有本傳而劉正傳作火魯霍孫昂吉兒傳又作和魯火孫搭察兒有本傳而苫徹傳作塔搭兒肖乃台有本傳而史天澤傳作笑乃䚟王玉傳又作笑乃帶宗王拔都罕見本紀而忙哥撒兒傳作八都罕一班珠尼河也見本紀雪不台傳作班朱泥河速哥

傳又作班朮居河麥里傳又作班眞河耶律阿海傳又作辨屯河一篇列河也見雪不台傳速不台傳又作禿剌河又拔都者勇士之稱即今所謂巴圖魯也而史天澤趙阿哥潘傳作拔都拜延傳作八都魯昔徹及阿术魯傳作拔都兒劉國傑傳又作霸都又羅鬼女子蛇節反見劉國傑傳而楊賽因不花傳又作折節雖蒙古語本無正字亦何至一書之中歧互若此蓋當時各家碑志之類各譯漢字入文爲國史院所收錄明初修史時即據其成文編入不復彼此互訂以歸畫一亦可見其草率從事也

蒙古官名

金史有國語解一卷譯出女真語令人易解元史無之
且金官制純用漢名元則有仍其本俗之名者皆難識
別今就紀傳所載可以註釋者列之

達魯花赤 掌印辦事之長官不論職之文武大小或路或府或州縣皆設此官太祖將授扎八兒黃河以北鐵門以南天下都達魯花赤木華黎以谷頂矣打為元帥達魯花赤又撒木兒輔化為蒙古都總帥達魯花赤世祖以別的因為屯田府達魯花赤也木海為隨路砲手達魯花赤蒙古人為之漢人亦有官此者劉好禮為永興路達魯花赤張榮為鎮江路達魯花赤張君佐為黃州達魯花赤張立為處州達魯花赤

探馬赤 軍名謂兵之精捷者太祖命木華黎伐金分探馬赤為五部各置將一人見闊闊不花傳

扎魯忽赤 本紀太祖開創之初置此官位在百司之上猶漢之大將軍也亦名斷事官得專生殺役嚴貽見忙哥撒兒及布魯海牙傳亦作扎魯火赤見亦力撒合及忠仁祖傳宗人府又有也可撒魯火赤見朶爾直班傳又作也可踏大都行天下也可扎魯忽赤亦作扎魯花赤見卜班傳

火兒赤 佩櫜鞬侍左右者見塔察兒及徹里傳又紫辛傳謂掌服御車名闊劉秉忠傳作火爾赤

寶兒赤 者典不化在英宗時為進酒寶兒赤見本傳而阿剌罕傳作博而赤闊里吉思傳作博兒赤

必闍赤 即書記通文義者見立智理威傳

賽典赤 貴族也見贍思丁傳

默爾餘

善射之尤者曰忙哥撒兒傳　**禿魯花**太祖立質子軍號禿魯花見拜延傳　**哈剌赤**世祖以哈剌赤寵普挏馬乳色清味美所目其屬曰哈剌赤後其子土土哈請以所統哈剌赤屯田內徙成軍名又塔海爲世祖時充哈剌赤　**奧魯赤**察罕爲奧魯千戶奧魯赤見木傳

合必赤軍名見元者拔都納丞相伯顏帳前合必赤軍　**扎剌兒台**脫脫傳世祖曰扎剌兒台如脫脫者鮮矣謚亦貞然如怯薛之類

速古兒赤掌服御事者見亦力撒合傳羅普化留衛速古兒赤又野仙入宿衛掌速古兒赤

舍兒別赤伯都傳命領樞密院事領舍兒別赤蓋亦官名　**溫都赤**許羅思傳其孫直宿衛爲溫都赤　**怯里馬赤**見昔里鈐部傳其祖父昔事太祖憲宗世祖爲此官　**昔寶赤**亦軍名阿沙不花傳以千戶帥昔寶赤軍從征乃顏又請以權豪隙地爲昔寶赤牧地

玉典赤謀執從之臨者計何言今玉典赤太將提賜者入流品何則於朝子等之日見古之父由玉典赤改爲千戶領所送狀比徽理帖木兒傳又見百官志係中書省掾史　**貴赤**世祖簽民之爲析居及僧道漏籍不當差役者萬餘人充貴赤見明安傳

怯里馬赤中書省掾屬見百官志

金義宗

金主守緒在蔡州城破自縊羣臣哭臨畢即謚曰哀宗

是日金亡故未別加諡號而元史雪不台傳大兵攻汴金義宗走衛州又走歸德走蔡州又槊直腯魯華傳金義宗在汴勢力窮蹙出奔槊吉思魯華追躡之遂據衛州金義宗自黃陵岡謀復衛不克義宗奔歸德又闊闊不花傳攻壽州以書諭城中城中人感其意以縣與昇金公主送款公主者義宗之姑也云云是金哀宗又有義宗之諡矣考宋史亦無此說豈金亡後元初追贈耶

元建國號始用文義

三代以下建國號者多以國邑舊名王莽建號曰新亦以初封新都侯故也公孫述建號成家亦以據成都起事也賨人李雄建號大成蓋亦襲述舊稱也金太祖始

取義於金之堅固遂不以國邑而以金爲號（按金史太祖以國產金且有金水源故稱大金）然猶未用文義也金末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國號大真始有以文義爲號者元太祖本無國號但稱蒙古如遼之稱契丹也世祖至元八年因劉秉忠奏始建國號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國號取文義自此始其詔有曰誕膺景命必有美名唐之爲言蕩也虞之爲言樂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稱秦稱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即因所封之爵邑是皆狥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今特建國號曰大元取易經乾元之義云命世之君創制顯庸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而不

肯因襲前代此其一端也然如唐之爲蕩虞之爲樂則五帝以來原以文義建號其說見尚書傳注及史記正義

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

元世祖立皇太子珍戩（舊名真金）詔曰太祖皇帝遺訓嫡子中有能繼統者豫選定之是用立太宗爲帝自後因不豫立冢嫡遂啓爭端今以爾爲皇太子特賜冊命是太宗以嫡子嗣服本太祖有命故太祖崩後太宗雖統兵在萬里外而母弟圖類（舊名拖雷）監國幾及一年俟太宗歸即位宗親將相皆無異言及太宗崩皇后尼瑪察氏（舊名乃馬眞氏）稱制立己子庫裕克（舊名貴由）爲帝是爲定宗定宗崩無君者且

三年大臣烏蘭哈達（舊名兀良合台）等定議立太宗從子壽齊扣（舊名蒙哥）爲帝是爲憲宗是憲宗之立由烏蘭哈達等之力也（本紀諸王巴圖穆格等議立壽齊扣定宗后遣人來言曰昔太宗欲以皇孫實勒們爲嗣諸王百官皆與聞之今欲或他屬實勒們何地穆格曰太宗崩尼察皇后立定宗已違太宗命矣今尚誰咎烏蘭哈達曰巴圖之言是也壽齊扣聰明睿智宜爲君議遂定又孟克薩喇傳先是太宗在潛殿壽齊扣侍側太宗撫之曰是可爲君又一日以狩按豹皇孫實勒們對將安養太宗以爲有仁心亦曰是可爲君至是諸王議立憲宗或以實勒們爲言孟克薩喇曰汝言誠是然先皇后立定宗時何以不言今諸王等亦遵先帝遺言也由是憲宗之位遂定按巴圖穆格舊名拔都木哥實勒們舊名失烈門孟克薩喇舊名忙哥撒兒）此已啓大臣擁立之端世祖有鑒於此故預立珍戩爲皇太子其後珍戩早薨未及即位世祖崩後成宗（珍戩子特穆爾舊史名鐵木耳）方擁軍北邊以長幼而論則母兄晉王噶瑪拉（舊名甘麻剌）當立而伊貫特穆爾（舊名玉昔帖木兒）以成宗在軍時世祖曾以皇太子舊璽付之遂告晉王曰昔儲闈之璽既有所歸王爲宗

盟長矣僕而不言晉王乃日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成宗遂即位是成宗之立由伊實特穆爾之力也成宗崩太子德壽先卒丞相阿固岱（舊名阿忽台）等欲奉皇后稱制以諸王阿南達（舊名阿難答）輔之丞相哈剌哈斯（舊名哈剌哈孫）則以武宗仁宗皆珍戩之孫理宜繼統而武宗方撫軍北邊仁宗亦在懷州乃先迎仁宗入京誅阿固岱等而趣武宗入即位是武宗仁宗之相繼御極皆哈剌哈斯之力也仁宗既爲帝立子英宗爲皇太子故英宗繼立之際朝臣亦無異言迨英宗爲特克實（舊名鐵失）所弑特克實即遣使迎泰定帝入即位是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實之力也泰定帝崩於上都丞相都爾蘇（舊名倒剌沙）立其皇太子喇實

晉巴(舊名阿速吉八)為皇帝固亦父子相傳之正理而權臣使雅克特穆爾(舊名燕鐵木兒)私念武宗舊恩欲立其子明宗文宗時明宗遠在沙漠文宗亦在江陵乃先迎文宗入即位其時上都諸王方舉兵入討雅克特穆爾力戰勝之而文宗之立遂定及明宗歸雅克特穆爾又害之於途文宗旋復為帝是文宗之立由雅克特穆爾之力也厥後文宗寧宗相繼崩皇后布達實哩(舊名卜答失里)已遣人迎明宗長子托歡特穆爾(即順帝)入京欲付以位而雅克特穆爾不願遂不得立迨雅克特穆爾死始立焉倘不死則順帝之立不立尚未可知也是則憲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帝明宗文宗皆大臣所立此有元一代之大事也按太祖

崩後無君者凡一年定宗崩後無君者且三年成宗崩後武宗仁宗皆在遠方亦年餘始得立凡此新舊絕續之際未嘗無跡屬庶孽如額呼布格舊名阿里不哥阿南達等從旁窺伺然一二大臣定議卒歸於應立之人蓋開國之初風氣淳古宗親將帥推戴咸出於至公故無悖常亂紀之事迨特克實之弒立雅克特穆爾之廢立則全是權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敢誰何遂任意易置此可為後世鑒也昔唐代宦官權重故穆宗以後立君多由宦寺元則大臣權重故立君多由權臣元史宦官傳序謂太祖遴貴臣子弟給事左右故宦官不能竊權此固一代良法而豈知大臣權力過甚又足為亂階其禍較

宦官更烈哉

元宮中稱皇后者不一

西峯談話謂歷朝止一后元時始有三宮之制正后必用鴻吉哩氏（舊作宏吉剌氏）太祖時以其佐命功多約世世爲婚姻猶遼代之於蕭氏也其餘兩宮則采之他族亦曰二宮皇后三宮皇后明朝彷之雖不並稱皇后而選一后必並立三宮與曰雖或別立皇貴妃而初選之東西二宮其尊如故云按元代每朝稱皇后者實不止三宮有至七八人數十人者今據元史后妃表太祖朝稱皇后者共二十三人曰布爾特格勒津（舊名索兒台旭真）曰和拉袞（舊名忽魯倫）曰果勒濟雅坦（舊名闊里桀擔）曰托果斯（舊名脫忽思）曰特默倫（舊名帖木倫）曰

額琳沁巴勒（舊名亦憐真八剌） 曰巴延呼圖克（舊名不顏忽禿） 此七位爲大鄂爾多（舊作斡耳朵言大行帳所在也遼制天子所居置宮衛則從后妃宮帳以奉陵寢曰斡魯朵元之斡耳朵蓋即遼之遺制也） 曰呼蘭（舊名忽蘭） 曰哈勒巴津（舊名哈兒八真） 曰伊賓琳沁（舊名亦乞剌真） 曰托歡徹爾（舊名脫忽察兒） 此四位爲第二鄂爾多 曰伊蘇（舊名也遂） 曰和拉哈剌（舊名忽都哈剌） 曰阿齊蘭（舊名阿失倫） 曰圖勒古爾（舊名禿兒哈剌） 曰徹爾（舊名察兒） 曰阿賓克默色（舊名阿昔迭失） 曰鄂勒哲呼圖克（舊名完者忽都） 此七位爲第三鄂爾多 曰伊蘇肯（舊名也速干） 曰蓮塔噶（舊名忽答罕） 曰哈達（舊名哈答） 曰鄂勒哲和斯（舊名斡者忽思） 曰雅爾（舊名燕里） 此五位爲第四鄂爾多金宣宗請和以衛紹王公主歸於太祖是爲公主皇后（見金史） 此又一后也太宗朝稱皇后者有巴喇噶沁皇后（舊名孛剌合真） 昂輝二皇后（舊名昂灰） 克勒奇庫塔納三皇后（舊名乞里吉忽帖尼） 又有塔納奇

納六皇后（舊名禿納吉納）定宗皇后惟烏抗海額實（舊名斡兀立海迷失）一人
憲宗朝稱皇后者五人曰呼爾察（舊名火里差）曰呼圖克（舊名忽都台）曰約索爾（舊名也速兒）曰楚巴（舊名出卑）曰莽賚呼圖克（舊名明里忽都魯）世祖朝稱皇后者八人曰圖古哩克大皇后（舊名帖古倫）為大鄂爾多次曰徹伯爾（舊名察必）曰諾爾布（舊名南必）為第二鄂爾多曰塔喇海（舊名塔剌海）曰諾木歡（舊名奴罕）為第三鄂爾多曰巴延烏眞（舊名伯要兀眞）曰庫庫倫（舊名闊闊倫）為第四鄂爾多又有蘇哈達實皇后（舊名速哥答思）後常世守世祖之鄂爾多者成宗朝稱皇后者曰布爾罕（舊名卜魯罕）曰克勒奇庫塔納（舊名乞里吉忽帖尼）其元妃實里達嚕（舊名失憐荅里）以早薨故不稱后至大中始追謚武宗朝稱皇后者三人曰珍格（舊名眞哥）曰蘇喀實哩（舊名速哥失里）曰鄂勒哲（舊名完者忽）其明宗

母伊奇哩氏（舊作亦乞烈氏）文宗母唐古氏（舊作唐兀氏）本皆妃子不稱后後因子爲帝始追謚仁宗朝稱皇后者二人曰阿南達實哩曰達爾瑪實哩（舊名荅里麻失里）英宗朝稱皇后者三人曰蘇喀巴拉（舊名速哥八剌）曰雅本呼圖克魯（舊名牙八忽都魯）曰多爾濟巴勒（舊名朶兒只班）泰定帝朝稱皇后者十人曰巴拜哈斯（舊名八不罕）曰額琳沁巴勒（舊名亦憐真八剌）曰呼喇（舊名忽剌）曰伊蘇（舊名亦速）曰薩都巴拉（舊名撒荅八剌）曰布延庫哩貝額實（舊名卜顏怯里迷失）曰實喇特穆爾（舊名失里帖木兒）曰塔納（舊名[illegible]）曰巴罕（舊名八罕）曰蘇喀達喇（舊名速哥荅里）明宗朝稱皇后者七人曰溫綽歡（舊名按出罕）曰伊埒實克（舊名月魯沙）曰布顏呼圖（舊名不顏忽都）曰班布爾實（舊名八不沙）曰伊蘇（舊名亦速）曰托果斯（舊名脫忽思）文宗朝皇后惟布達實哩（舊名卜荅失里）一人寧宗皇后惟塔哩

雅圖默色（舊名答失里）順帝朝稱皇后者曰喇特納實哩（舊名答失里）曰巴延呼圖克（舊名伯顏忽都）曰鄂勒哲呼圖克（舊名完者忽都高麗人奇氏）可見元代每帝皇后本無定數西峰所云三宮之制猶未爲得實也然細考元史及經世大典諸書則並稱皇后中嫡庶仍自有別如太祖之布爾特格勒津則稱大皇后太宗之巴喇噶沁則稱正宮皇后世祖之圖古嚕克亦稱大皇后順帝之巴顏呼圖克皇后死奇皇后見其衣服敝陋笑曰正宮皇后何至服御如此又至正二十五年詔立次皇后奇氏爲皇后改奇氏爲肅良合氏又別的因傳幼從祖母康里氏在三皇后宮是同稱皇后又有正宮及大皇后次皇后三皇后之分也正宮皇后

必有冊寶其餘則無元史表志后妃傳可証

元帝子稱太子者不一

古來儲君始稱太子元制則帝子多以太子稱不必繼體也元史宗室世系表太祖六子長卓沁太子(舊名朮赤)次察罕台太子(舊名察合台)次太宗皇帝次圖類(舊名拖雷即睿宗也)次五烏拉齊(舊名兀魯赤)太子無嗣次六科爾戩太子(舊名闊列堅)太宗七子長定宗次庫騰太子(舊名闊端)次庫春太子(舊名闊出)其餘俱稱大王定宗三子惟諾果(舊名忽察)稱太子餘稱大王世祖立珍戩(舊名真金)為皇太子餘俱稱王泰定帝四子皇太子阿爾濟雅巴(舊名阿剌吉八)之外又有錫錫太子(舊名小薛)允丹藏布太子(舊名允丹藏卜)文宗三子皇太子喇特納達喇之外(舊名阿剌忒納答剌)餘為雅克特古斯太子(舊名燕帖古思)

太平訥太子更以諸傳考之艾穆傳從四太子南伐謂闊類也按扎兒傳帝率皇弟四太子征潞州亦謂闊類也高諾爾傳(舊名高闊兒)從庫春(舊名闊出)太子出征其子元長又從太子托歡(舊名脫歡)征交趾蘇克傳(舊名鎖咬兒)其子長罕玉呂從元曾孫太子出征脫忽憐傳從噶瑪拉太子(舊名甘麻剌)征海都諸所謂太子者皆非儲君也可見是時皇子通稱太子更以表傳參證之大概國初時正宮皇后所生雖非冢嫡亦稱太子其餘則稱王中葉以後則非正宮所生亦稱太子而命爲繼體者則稱皇太子

元帝后皆不諱名

元代帝后生前皆無徽稱臣下得直呼其名蓋國俗淳

楪無中國祭文也葬資扑烈於揭舊帑郝經上世祖書謂蒙哥罕無故進兵於蜀今已崩逝大王宜迎蒙哥罕靈輿收皇帝璽蒙哥即憲宗也其時尚未有諡號故臣下皆以名呼曹元用傳累朝皇后既崩者未有諡號猶名以名呼之元用言后為天下母豈可名呼又遂魯曾傳時以武宗皇后珍格舊譯無子欲以明宗母文宗母配享魯曾曰珍格皇后在武宗朝已膺玉冊安得不為立主配食是臣下稱皇后亦呼其名也又世祖太子珍戩舊真金順帝忽都皇后生子亦名珍戩尤覺太無忌諱按北俗本無諱名之例遼興宗時蕭罕嘉努疏言太祖之考夷离堇至今猶以名呼於是始追尊元德二祖蓋北俗淳朴本不諱名也

元封子弟駙馬於各部

元太祖太宗征討諸國得一地即封子弟一人鎮之亦有封及駙馬者如太祖子卓沁（舊作朮赤）分封西北其地極遠去京師數萬里驛騎急行二百餘日方至又賜拔陳以可木兒溫都兒等地賜火忽以哈老溫等地憲宗之立諸王來會者西方有伯爾克托噶特穆爾兒哥脫哈帖木兒等（舊作別兒哥脫脫帖木兒）東方有伊克托歡伊遜克阿齊台塔齊爾伯勒格台等（舊作也古脫忽亦孫哥按只帶塔察兒別里古台）皆太祖太宗子孫分封於外者也憲宗又分遷諸王於各部如格丹（舊作合丹）分於巴寶伯里（舊名別石八里）茂里（舊名蔑里）分於雅爾達實河（舊作葉兒的石河）海都分於哈里雅爾（舊作海押立）伯爾克（舊名別兒哥）分於庫爾哲（舊作曲兒只）托克托（舊名脫脫）分於額密埒（舊作葉密立）此皆見於元史者而明史外

國傳又記哈密則威武王納忽里封地也西寧則駙馬章吉封地也哈梅里則諸王納失里封地也撒馬兒罕則駙馬帖木兒封地也別失八里則諸王合丹封地也蓋其宗親已徧於朔漠矣及取中原後諸王之分封於外者又各予以內地分邑如漢唐食邑之制所收之賦曰五戶絲每五戶出絲一斤以供其俸先是太祖欲以諸州民戶分賜諸王貴戚耶律楚材以爲不便乃命各位下止設達魯噶齊舊作達嚕花赤譯掌印官也而朝廷置官吏收其租稅以給之其後世祖平宋後亦仿此例以給諸王如安遠王分邑隷建寧者七縣隷汀州者三縣聽其自置達魯噶齊是也成宗賜晉王也孫鐵木兒所部六萬五千戶世祖諸王子也禿鐵木兒西安縣駙歡之子不荅失則寧遠縣忽都魯之子南

安喻受哥赤之子光潛縣各一萬三千六百有四戶又賜湘寧王迭里哥兒浙鄉縣六萬五千戶而諸王分地則以流官爲達魯花赤各位所置者爲副海都封於哈單雅爾而內地亦有食邑海都叛後不復給海都死其子察八兒窮蹙來降世祖先有旨諸王皆太祖子孫其分地應得之五戶絲藏之俟彼來降賜之至是仍以賜察八兒元之待宗親可謂厚矣明史謂元太祖平西域封子弟爲王元亡各自割據不相統屬然其子孫散布於西北者甚多故中原雖失而塞外苗裔仍不絕此一代封建之制所以爲後嗣計者至深遠也

元代叛王

元封諸王於西北固收宗支蕃衍之效然多有據地叛亂者其見於本紀者世祖時諸王乃顏反帝自將討擒

之已而其纂哈丹禿魯又叛再出師敗之而諸王中有海都者尤强盛屢稱兵內犯詔以安童佐皇子北平王那不鎮北邊諸王昔里吉刼北平王拘安童脅宗王以叛帝命伯顏討之雖敗其兵而海都仍逸去故常命皇子鎮北邊以備之成宗及晉王武宗爲皇子時皆守邊十餘年未嘗帖服也此外見於各列傳者土土哈傳有叛王脫脫木失烈吉及鐵哥皆爲土土哈所敗又擒叛王哈兒魯誅叛王兀塔海又敗叛王火魯哈孫於兀魯灰之地夜渡貴烈河敗叛王哈丹又阿沙不花傳有叛王納牙等爲阿沙不花所敗伯顏傳有諸王明里鐵木兒從海都叛伯顏以書諭之明里鐵木兒感泣來歸阿

木傳有叛王昔剌木爲阿术所敗阿剌罕傳有世祖母
弟阿里不哥搆兵塔出傳有叛王曲迭兒爲塔出所敗
暗伯傳有叛王哈魯爲暗伯所擒昔班傳有火和大王
叛爲昔班所敗玉哇失傳有諸王和林及失剌等叛麥
里傳有諸王霍忽叛掠河西麥里擊敗之忽林出傳有
叛王斡羅斯等爲忽林出所敗失剌拔都兒傳有叛王
脫脫爲失剌拔都兒所擒洪重喜傳有叛王八剌哈赤
爲重喜所敗劉國傑傳有諸王脫脫木反國傑襲敗之
孔元傳有叛王失里木等元出兵敗之於兀速洋劉哈
剌八都魯傳有叛王昔里吉及脫忽皆戰敗被擒蓋即劫北平王
者　汪惟正傳有叛王土土哈叛據六盤山爲惟正所擒忙

哥撒兒傳有叛王察吟台爲忙哥撒兒所誅鐵哥傳有叛王塔不台月赤察傳有叛王滅里鐵木兒屯於金山武宗爲皇子鎭北邊時出其不意以師壓之滅里乃降成宗元貞二年猶有諸王都哇徹徹禿濟師襲火兒哈禿之地又叛王禿麥斡魯思等犯邊直至元貞九年海都子察八兒及都哇明里帖木兒等相聚謀曰昔我太祖艱難以成帝業我子孫乃自相殘殺是隳祖宗之業也今鎭邊者皆吾世祖之孫吾與誰爭哉不若遣使請命撫兵通一家之好乃遣使來帝許之於是諸王皆罷兵入朝（牀兀兒傳）諸王入朝大宴時脫脫司席陳西北諸王始終離合之迹去逆效順之義聽者傾服（脫脫傳）此元一代分

封諸王得失之林也王思廉傳帝親征乃顏時思廉謂段貞曰諸王反由地大故也漢鼂錯削地之議實爲良圖貞以聞帝嘉之其時博羅歡亦謂太祖分封諸王其地與戶以二十分爲率忙兀兀魯扎剌兒宏吉剌亦其列思五部共得十一乃顏獨得其九故最強然則衆建而分其勢又析圭分土時所當早計歟

各朝國書

後魏太武帝造新書千餘詔曰在昔帝軒轅創制造物乃命倉頡因鳥獸之迹以立文字自茲以降隨時改作故篆隸草楷並行於世然經歷久遠傳習多失其眞非所以示軌則於來世也今制定文字世所用者頒下遠

迄永爲楷式天興四年又集博士儒生比衆經文字義類相從凡四萬餘字號曰衆文經是皆因書籍文字傳寫訛謬特爲刊正以昭畫一使天下通行而非另創一體以便其國俗所用也自遼太祖始造契丹字而夏金元以來遂彷之各有國書今摘敘於後　遼史神冊五年春始製契丹大字按陶宗儀書史會要云遼太祖用漢人教以隸書之半增損之製契丹字數千以代刻木又永樂大典引紀異錄云渤海旣平乃製契丹大字三千餘言則製字應在天顯元年也　趙元昊自制蕃書命野利仁榮演繹之成十二卷字形體方整類八分而書頗重復教國人紀事用蕃書又繹孝經爾雅四言雜

字爲蕃語　完顏希尹傳女直初無文字及獲契丹漢人始通契丹漢字金主遂命古紳（舊史名谷神）依倣漢人楷字因契丹字制度合本國語製女直字行之後又製女直小字謂古紳所製爲大字云（紇迷傳是時女直字設學校命諸離剌等教之其後納合椿年紇石烈良弼皆由此致付位而顯 鎰達故號精深）

元史世祖始命西僧帕克斯巴（舊史名八思巴）製蒙古新字詔曰我國家肇基朔方制用文字皆取漢楷及輝和字以達本朝之言考諸遼金及遐方諸國例各有字今命國師帕克斯巴創蒙古新字頒行諸路譯寫一切文字期於順言達事而已號帕克斯巴爲大寶法王其字凡千餘大要以諧聲爲主（世祖以國師西番人言語不通命迦魯納答思從國師習其法及言與字期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此蓋未製蒙古字以前猶借用畏吾字也）

廿二史劄記卷廿九終